

新大陸

59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ug. 2000

詩雙月刊

二零零零年八月第五十九期

- “新大陸世紀詩獎”得獎名單
 - 夏威夷詩輯
- 超現實主義的安得列·泊列東

目錄

No.59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1
詩創作	
張國治	長夜祈願／沉默之詩／無言的卷軸／ 芒荖花開時 2
李雲楓	王府井／秘密／吻 3
向明	雄雞／白色螞蟻 4
宇龍	痛苦是一種聲音 4
非馬	伊媚兒屠城記／隕星 5
臧棣	紙袋 5
紀弦	在巴士上 6
向雋	那時候／瞬間／換個說法 6
秦松	人之姿十一行／晚餐與新糧 7
林忠成	老實日子 7
巴音博羅	京劇臉譜 8
雷傳桃	上升 8
李斐	風景／美麗的祖國 9
朱偉	流浪星 9
張莖	贈魚 10
呂建春	秋涼 10
遠方	往事 11
宋禹甯	狂歡 11
季迪	遺忘 17
魯鳴	同行 17
季陽	菜園回憶錄 18
藍亭	狗啃的骨頭 18
斯冰	賣畫 19
楊星火	櫻花／君子蘭／白蝴蝶 19
嚴力	加糖／我常常被無奈襲擊 20
馬非	一句話的厲害 20
秀陶	滑雪 21
伊沙	MTV 21
三人行	魏博思●張子清●雷默 22
尹玲	漾入夢幻之懷／風箏 23
楊平	藍色失業日 24
黃奇峰	兄弟 24
楊春光	日本謠傳：燕妹是酒井法子 25

劉澤球	失明 26
關耳	日本教科書問題／文革的教訓 26
陳銘華	她的眼睛／傘殤／這樣地死去／ 蘆笛岩／完全失控 27

夏威夷詩輯

羅錦堂	從康橋到多瑙河 12
夏威夷	偶憶／防波堤 12
黃河浪	萬聖節之夜／六樓紀念館 13
連芸	芒果樹 13
青梅	認識你自己／山裡的太陽／勇氣 14
王振武	少年夢／不忍心／我與中國 14
董惠琳	回憶 15
葉芳	回首天涯／咖啡留香／半月島 15
丁嵐	分手的時候／往事 16

譯詩

秀陶	超現實主義的安得列·泊列東 28
張索時	譯里爾克詩三首 31
鄭建青	美國非裔詩選譯 32

評介

黃伯飛	說詩小札七題 35
氣如虹	詩路漫長 36
劉耀中	美國詩人羅拔特·羅厄爾 41

讀者來函

曉明	文化能夠這樣交流嗎？ ——與佑子先生商榷 38
劉耀中	〈詩與象徵〉讀後 39

詩訊

詩訊	封底裏
封面	張國治油畫：生之版圖



編輯筆記

●本刊舉辦的《新大陸世紀詩獎》活動，從徵詩到初選到複選歷時近兩年。初選由本刊編委會三位成員：陳銘華、達文、遠方負責；複選則由著名詩人洛夫、秀陶、非馬、張錯四位負責。現評審工作經已完成，選出首獎、第二名、第三名及佳作獎九名，全部共十二位得獎者（得獎名單請參看本期封底裡頁“詩訊”欄）。得獎作品、作者簡介、評審評語等將於下期《新大陸》創刊十週年紀念號（十月號）上發表。

●眾所週知的西方超現實主義詩作始祖安得列·布列東，其詩作流傳並不多，不但搜集困難，譯成中文的更少之又少。本刊今期起分期刊出秀陶先生精選的布氏詩作，請讀者留意。

●《新大陸》雖是一份華文詩刊，但顧名思義，向來提倡“新大陸”開放、自由的批評風氣，在文責自負原則下，當然也誠懇接受大家對我們的批評。本期“讀者來函”欄〈文化能夠這樣交流嗎？〉一文，我們表示歡迎。不過，作者曉明先生並未附上真實姓名地址，與本刊稿約不合。此次刊出，實屬編者不願其不同意見被抹煞之故，下不為例。希望曉明先生讀到本期後能補寄上述資料！我們並在此強調，一切的批評和討論，都應該規限於“就事論事”的範疇之內。

●感謝詩人黃河浪的協助，本期《夏威夷詩輯》得以順利與讀者見面。下期推出馬來西亞詩人馮學良代為組稿的《沙巴詩輯》。此外，我們歡迎世界各地的詩友能自發性的為《新大陸》組織有當地特色的華文現代詩特輯，以促進詩藝交流，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本期譯詩〈譯里爾克詩三首〉，其中〈豹〉一詩第二段“剛健的步伐……”，是“矯健的步伐……”之誤。特此向讀者、譯者致歉！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秦 松 (紐約)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聖地牙哥)

楊 牧 (台灣)

張 錯 (洛杉磯)

黃伯飛 (洛杉磯)

羅 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 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陳澄海 (台灣)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郭 揮 (丹麥)

吳懷楚 (科州)

黃奇峰 (洛杉磯)

■張國治

長夜祈願

——獻給廿一世紀來臨之前，與
時間拔河的心靈

歲月的粒子，閃爍寬頻螢幕上
時間肌理啊！時間若果還有答案
請給罹患資訊焦慮，日日心情
迭宕起伏，為社會亂象哭泣的心靈
擦拭一個潔淨人性的定格

希望的黃絲帶，懸在秋日午後樹上
時間祭壇啊！時間若果還有答案
請在青春綁架、良心撕票之後
不再獻出一場血淋的祭禮
搖撼我們撕裂的靈魂

記憶的冷風，微微的吹
時間系譜啊！時間若果還有答案
請掀揭蒙面狙擊手的眼的良心
射中台灣蕃薯紅心記憶之後
給一記迎向光明千禧起跑的鳴槍

亙古寂寞的月亮，蒼白照在災難大地
時間光環啊！時間若果還有答案
請為幽暗深處與時間拔河的肉體照明
請為漫漫長夜泣血祈禱的心靈尋找出口
請賜給台灣一個世紀末深情平安的長夜

沉默之詩

直到，一顆顆汗的下墜、蒸發
一顆顆心的陷落
一滴滴心的流血在黑暗中涸竭

一陣陣轟然巨響漸漸消緩
一句句聲嘶力竭吶喊微息
直到，我們從虛無的大床被震醒
時間開始接力拔河
時間有了愛的刻度有了輪廓
美麗寶島天空上
天使才肯發出一句最長的嘆息

無言的卷軸

造物之神無情的巨掌
以千鈞之力
顛顛的在黑暗福爾摩莎地表上
運下了一記
分叉
斷裂
飛白
的乾筆

最後以血的戮記
鮮紅落款在殘山剩水
二千二百萬心連接的尺幅
冷裱，典藏
陳設歷史的廊道

芒萁花開時

因金門傳統藝術研討會論文發表，十一月回家鄉，議程緊湊三過家門不入。母親和弟赴台看病，留父親在家，心裡極為惦念。第三天參訪後返家，卻見父親自在照顧老雜貨店。顧客來處理，無人則看電視，日子頗為恬澹。

秋日斜陽照入店裡，我悄然驚見父親勞動一

■ 李雲楓

王府井

在王府井掃大街
到處都是人
垃圾無處堆放
所有的垃圾箱都住滿了
一掃帚就可以掃出十二個戴墨鏡的孩子
樓房高高的站著
噪雜的聲音刺穿了每一個角落
癌症在不知不覺中發展
人群從一個癌細胞穿入另一個癌細胞
如從一個夢滑入另一個夢
掃大街的人站在馬路邊
將汽車轟入地下室，關上窗戶
使出租車中的色情可以在安全中交易
在王府井是沒有夜晚的
黑暗只在天空上盤旋
借著烏鴉的翅膀從一片樓頂飛向另一片樓頂
連光都無法逃脫
在王府井白晝是最廉價的
一平方米的黑暗要用八天的罪惡來換取
在王府井，掃大街的人一身潔白
污穢只在內衣裡面滋生
而垃圾，在王府井是無處堆放的

秘 密

只有一個人知道
秘密在悄悄的進行
沒有聲音，黑夜一樣從牆上滑落
在巨大的房子中

只有睡著的人才可以在夢中接近它柔軟的觸角
秘密是獨自存在的
知道它的人在陰暗的房間內生病
病人在迷離中可以聽到它窸窣的談話聲
秘密在他垂危時才顯得清晰
一些聲音才從潮濕之中浮現出來
像粘稠的空氣接近床邊
秘密慢慢伏向夢人的額頭 說
“我們將一起去死”

吻

離得很近
近到體溫可以燃燒
在晚上，星光在黑暗中傳遞著信息
一些不安，一些色情的電話
情人在樹蔭深處
兩條赤裸的河一樣融到一起
以濃密的頭髮
擋住草叢之中的目光
因為我們已不是孩子
在體溫與體溫靠近時就要離開人群
在黑暗的安全中
接通只有兩個人知道的秘密

2000年寄自北京

■ 向明

雄 雞

不鳴則已
一鳴
便吼出一個
火辣辣的太陽

誰說詩一定要寫才算
抖一抖翅膀
富麗
絕對不輸三百篇

白色螞蟻

你們
這些惡性的軟體動物
專作見不得人的勾當

書又有什麼好啃的呢？
要不是我這四壁
除了美味的句句行行
便是發霉的牆

悄悄地
啃完一部精裝的錦繡中華
厚厚的一長列
二十五史
已被嚙咬得
看不清
黃河長江

■ 宇龍

痛苦是 一種聲音……

痛苦是一種聲音
在我的屋子裡躡來躡去
但是我沒法狠下心來
我不忍剪掉貓的爪子

玻璃罐裡裝著甜蜜
玻璃瓶裡裝著烈酒
垃圾桶裡裝著生活
電視機裡裝著鬧劇

痛苦是一幕二室一廳的鬧劇
臥室裡有她的牙齒
客廳裡有她的脾氣

電視機關掉了有什麼用
電視機砸掉了有什麼用
我的肺病又有什麼用——

這曠古的時空呵！
白色恐怖
蟲蟲危機
文化蠶食
再加
大廈將傾的
心理恐慌

■ 非馬

伊媚兒屠城記

笨重的木馬
只能騙騙
沒見過世面的
特洛伊人
要讓二十一世紀的精靈們
打開心扉
只有使出絕招
差遣太虛幻境的伊媚兒
捧出芳心千呼萬喚

我愛你……

附注：近日全球各地許多電腦系統遭受一種名為“我愛你”病毒的侵襲。這種擴散迅速的病毒是透過標題為“我愛你”並附有情書的電子郵件（伊媚兒）傳播的。它使我想起古希臘人用木馬賺開城門，攻下特洛伊城的故事。

隕 星

——悼跳樓的詩人昌耀

轟隆轟隆
用大得不成比例的
體積與重量
直直向你撞來
每次
你都奮力舉起詩筆
嘩嘩把它撥開

但這一次
血跡斑斑傷痕纍纍的你看

■ 臧棣

紙袋

你打開一個紙袋：
紙袋是空的，空得就像
從未放進過任何東西；
而實際上，它已多次被利用過。
你的動作似乎很隨意
並沒有明確的目的，
不像是針對生活本身的舉止；
雖然我知道它在某種意義上
表明你想讓自己徹底明白
已發生的事情

對你意味著什麼。

這紙袋甚至能引出一個故事，但多數情況下它是一件沒有被發現的樂器：這意味著我們不僅需要那樣一雙眼睛，而且需要那樣一雙揪疼過耳朵的手。一個搬起石頭的自我，早些時候曾伸出過這雙手從紙袋裡面取出新買的毛衣；而那一刻，紙袋就像一個歡快的袖珍引擎帶著從時間的深喉中挑撥出的聲音，震得單調的日子不住地顫響。

2000年寄自北京

猛衝過來的
竟是生你育你愛你的
綠色地球
你頓時拋去詩筆張開雙臂
用倦鳥投林的姿勢
在夕陽血眼的見證下
擁抱母親

■ 紀弦

在巴士上

妳把個肚臍眼
亮出來
給大家看，
而
現在
才不過七十度，
還不太熱，
怎麼搞的嘛，小姐？

哦！Teenager——
妳已經成為一個
妳不再玩的芭比了。
對不起！對不起！

不過
在我看來，
那個部份並不太美。
也許
這就是所謂的後現代？
多麼的多麼的不文化！

2000年於美西堂半島居

■ 向雋

那時候

那時候情人還在春水邊
那時候我在樹中想一首詩

時光是個淘氣的男孩
順著枝枝杈杈
直繞春天的手心
癢得花朵一瓣一瓣地笑了

那時候我十分年輕
樹們已把我讀成了一首詩
讀得我從外直向心裡頭綠

瞬 間

鐘樓在那裡敲著自己
記憶出現了裂縫
我
被滲了出來
下面
會是泥土還是夢境

換個說法

蝴蝶其實可以是一張紙
錯誤就歸罪於一把剪刀
秋天逆轉過來是夏季
窗子不說你 是蝴蝶忘記了鼓翼飛回
詞典不說你 是錯誤沒有正確的注解

■ 秦松

人之姿十一行

坐姿可思
行姿可動
臥姿可夢生
立姿最累人
（爬姿尤待成形）
跪姿非人也

然則 當吾去時
必以累人的
立姿 汝曰
爬姿啼哭無邪
立姿終必躺下

2000年二月七日在紐約

晚餐與新糧

祭禮圓舞散後
最後的晚餐散後
或是入夢或是逃亡
亡命之前 眾生似乎不知所以
與拉菲爾的話語不多（彼太甜美
年少）至於
李耳那多達文西已垂垂老焉
留下似笑非笑的摩拉麗莎
笑出一個中年婦人的餘韻晚春
枯草的鬍鬚年年要浪費一些油彩
爆發幾朵彈花吐放幾顆彈丸
設想原始鳥之飛行自石化的洞穴
浮翔半空死而不亡的夢想
俯首地面如熟透的禾穗搖落
畫布雕刀經文頑石草圖

■ 林忠成

老實日子

我數著指頭
請教上帝
二只貓加三頭野豬
等於幾個男人
我被這類事弄糊塗了
昨天上帝才找我談話
我保證不再胡鬧

2000年寄自福建

運畢生之力於一指
觸撫天地人神於未知
劈地開天以人質的血熱溫暖鐵石
於是 米格朗吉羅的腦袋蒼白成
宙斯的手 依人形塑神證道
紅塵青煙天井洪流滾滾
人神浮沉水落石出肉體的傷痛
嚮往天國的和平 以如節慶
焰火的輻射 且以彈孔的
盲睛 搜尋天使的翅膀
閃灼著女性赤體之光澤
廢棄祭壇以天足之圓舞迎
新月與初雪的花宴來臨
如不從天庭必從藍色的海原
破浪而出 如女媧以彩石補
天 播種新糧

2000年三月十七雨夜在紐約

詩後：

我本身不信各種宗教與各方神明，我信仰詩畫藝術與創造。本詩用了文藝復興年代的三位畫家拉菲爾、達文西及米格朗吉羅的作品典故，以告別過去，對新世紀的期待與展望。創新求新溫故而知新，這是創作的必然精神與涵養，亦即是不可忽缺的文化知性。

■巴音博羅

京劇臉譜

一聲鑼響半個朝代
二根絲弦幾段掌故
咿咿呀呀地在悠遠悲涼的唱腔裡迴旋
那方寸戲台上油彩未乾的臉
多麼像歷史深處浮游動著的燈盞
而拉開的幕布恰如水墨潑出的夜色
誰在為蕭蕭兵馬嶙嶙戰車和
灰飛煙滅的王朝空自喟嘆？

當羽扇輕搖，長袖飄甩
台上台下的臉忘情地搖晃
幕前幕後的腳步驚心地旋轉……
那秦俑石雕般飛揚的冥思啊
彩陶絲畫般疊印的癡迷
如今都化做一行行西皮流水似的濁淚
凝掛在黑臉、紅臉、白臉或花臉上
千秋萬載地荒蕪著……

一副臉孔就是一齣老戲
血雨腥風就是濃濃淡淡的油彩
而全部劇情僅僅是：一個人在模仿另一個
替代另一個，逼真酷似另一個！
像無數靈魂留下的一道道遙遠的投影
一代代梨園弟子在臉譜中生息
他們的表情是我們共同的生活準則
他們的唱腔注定是，英雄與盜賊
光榮與罪孽；是紙糊的江山
鐵打的衙門；覆蓋蒼生的穹窿
掩埋屍骨的土地……

■雷傳桃

上升

不想驚動任何植物
和動物

山峰悄然上升
不發出拔節或換骨的聲音
體內的滄桑大勢
如一盒悶罐頭
誰也不會驚訝

有一個人
站在丘陵起伏的北地
山峰悄然上升
哪能逃過靈醒的眼
山峰悄然上升
他緊咬牙關
帶著衝動寫詩
銘刻肺腑的詩行
像山峰一樣悄然上升
不動聲色

2000年寄自江蘇

世事如臉，生旦淨未丑地演繹著
你一回頭，就會碰上先人抖顫的目光
你只有順著熟識的套路一板一眼演練下去
像星光月影裡活著的墓碑！
有人在典籍裡用鼓點似的文字稱他們為國粹
但誰是臉譜後暗暗哭泣的那人？

1999年12月寄自遼寧

■ 李斐

風景

我不再看風景了
讓風景看我
把我看成
沒有根的樹
沒有顏色的花
沒有峰頂的山
沒有流水的河床
沒有門號的古屋
一座沒有肉身的化石
把我看成一葉
不討好的風景

九八年六月二十日

美麗的祖國

從武漢坐上京廣火車
就想起朋友的託言
自己的意願
要寫一篇美麗祖國的詩章
朋友是川端康成迷
我是迷於文字與山水間的遊戲
可是我無從裁剪如何取捨
織錦的大地秧秧禾田
破爛與嶄新黃土的平房
蓮葉荷荷的池塘
偶爾兀兀冒煙的工廠
遠處山巒連綿水墨的意象
近處流水車速只允許眼睛逗留
隧道頻穿以贊嘆代替思索

■ 朱偉

流浪星

夜幕 終被那道長光撕破
曇花一現的流浪星
是回歸還是流放
是升華還是隕落

誰又能預言
一個民族 一個部落
在青銅季中
以怎樣的手勢 叩擊
流逝的生活

語言 又怎樣傾訴生存
在建築與糧食之間
那真實的 惟有
流浪星 惟有生活

我
看見流浪星
瞬息而過 誰
又會醉心于
那瞬間的輝煌 那
義無反顧的自焚
——自焚

2000年寄自寧波

陽光透窗暖烘暫忘長江洪水
北江蜿蜒我立刻想學畫圖
樹木花草有心栽在紙上
蝴蝶蟲鳥多謝給我一程相送
我心眼逐漸疲倦
大地禮物的接受
火車留言簿我匆匆
寫下美麗祖國做留念

■張莖

贈 魚

——寄洛夫

還以為
寄來的是
一冊詩集
不料卻捎來溫哥華外海的
一抹晚霞
還以為
僅僅落日餘暉
就夠我遐思一番了
那裡想到又多了些
浪濤的節拍，以及
遲歸漁人
押著尾韻的返航歌
難道
寄來的是
一卷裝滿潮汐的錄音帶？
打開才知道
那是維多利亞海灣
帶著加拿大腔調的濤聲
今夜，不管你寄來的是什麼
我都想喝一點點酒
結果，濤聲遠遠傳來
又淡去
在這對著一地冰涼月色
獨酌的一刻
船歌也漸漸聽不清楚了
祇聽見
詩人以湖南鄉音吟詠的不朽詩句
正一一穿越
時

■呂建春

秋 涼

這微涼的天氣真好
林木在秋林中打鼾
玫瑰花還堅持著美麗的形貌
花香淡淡散入微涼的風中
辨認一隻鳥飛去的方向
我駐足站立
低頭凝視一朵玫瑰盛開
對著它的色澤沉思良久
陽光灑在微儂的背上
溫暖我微涼的心境
幾片落葉在地上翻滾
靜靜感覺時光的流淌
玫瑰花一朵一朵綻亮起來
隨著陽光慢慢移動
花瓣清亮透明
陽光穿透花瓣中的絲紋
寂寞十分的寧靜
像陽光一樣清晰透明
感覺生命一絲一絲清涼的
從軀體中流逝
這微涼的天氣真好

空

後記：

一九九八年四月中旬，寓居金山灣區的馬朗兄有一趟溫哥華之行，詩人洛夫託他趁便攜回一盒加拿大名產——燻鮭魚相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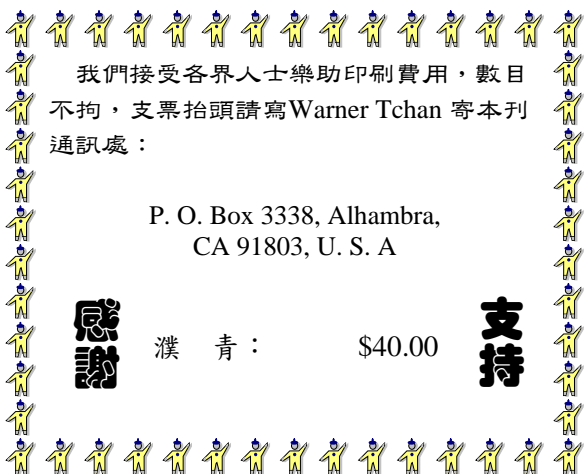
寒夜獨飲新釀紅酒，佐以燻鮭魚，再加上窗外雪一樣的月色，不由得懷念起遠方故人。從一尾贈魚聯想，彷彿潮汐就在眼前湧來，千里外的濤音亦在耳畔響起，遂成此小

■ 遠方

往事

精挑細選後
經過幾十年的
浸漚發酵誘惑
才培育出
這種史前的毛毛蟲
極細小
卻專門嚙噬
專門挑釁專門狙擊
人類的神經
那部份最敏感最脆弱
也最浮躁
或受過暗示受過催眠
或險遭顛覆
或有外遇的神經
在懺悔的祭台
在過敏的季節
在即將飄零的窗口

寄自聖彼得



■ 宋禹甯

化了濃濃的裝
穿了不合身的衣裳
亮出了生殖器
擁擠在燈火通明的廣場中央

狂歡

天使被懸在樹上
蚊虫旋繞在他被刨開的肚腸
笑著、跳著，茹毛飲血
大口咀嚼著他被割下來的翅膀

沒有月亮
只有跳動的火光
燃燒的是嬰兒的屍體
沒有人在乎一顆鑽石的重

有的在敲著骨頭瘋狂地歌唱
有的在對著牆壁演講
有的在鋪滿尖石的地面打滾
有的在旁若無人地滿足黑暗的慾望

如果有雨
就讓火燃燒得更旺
在雨滴和雨滴的空間中穿梭
讓烏鴉展開雙翼把天擋上
讓黑夜
在呻吟中延長

狂歡就在這裡
你只需要推開臥室的天窗
但不要打翻窗臺上的仙人掌
狂歡就在今晚
你已經收到了邀請
記得要帶一縷冷風
但千萬不要帶來任何陽光

1999.6.3.



■羅錦堂

台灣大學文學碩士，台灣師大文學博士，先後在香港、日本、德國任教。現為夏威夷大學東語系名譽教授、夏威夷華文作協名譽主席。著作有《中國散曲史》《錦堂論曲》等十四種。

從康橋到多瑙河

康橋

獨自從康橋上踏過，
橋下清澈的流水，
涼透了我的心窩。
在那河岸的兩旁，
依然有：
垂柳千條，
紅花萬朵，
只是不見了詩人志摩。

湖上

楊柳，
在水面上輕輕地飄。
小船，
在冷風裡慢慢地搖。
我久已失落了的美夢，
要在這湖上尋找。

天地，
是這樣的空闊，
江山，是如此的美好。
為什麼還有殘酷的戰爭？
在那地球的一角。

霧夜

夜之神，
展開了她的翅膀，
宇宙沉寂得像死了一樣。
空闊無邊的大海，
再也聽不到波濤的震蕩。
只有幾點漁火，
在黑暗裡閃著光芒。

古城

徘徊在：
夕陽照耀下的羅馬古城。
歷史上，
輝煌的戰爭情景，
開始在心頭翻騰。
有多少數不清的風雲人物，
埋沒在這蔓草叢根。
我曾對著他們，
點將呼名；
一個也不應。
只有那滔滔流水，
發出嗚咽的悲聲。

多瑙河

我沿著羅曼蒂克路，
向明興邁進。
那一片片的黑森林，
在眼底浮沉。
古樸的田莊，
蔥翠的山嶺，
遙映在多瑙河中心。
被微風輕輕地翻動，
泛起了一層藍色的波影。

■夏威

本名謝信一，台灣大學外文系學士，中文系碩士，柏克萊加州大學語言學博士。現任夏威夷大學東語系教授，夏威夷華文作協顧問，台灣《秋水》詩刊編委。出版有詩集《小碼頭》《無淚船》等。

偶 憶

晨讀的窗口
驚見一片落葉
不是秋的嘆氣
是春的消息
經過千山萬水
來自你的山村小園
葉上無字 只有斑紋
是風乾的淚痕
往事 有些褪色 有些模糊
在台北街頭街尾
在風雨中 在人聲車聲中
揮淚告別

午睡的窗口
驚聞一陣驟雨
窗簾在海風中 懶懶掀動
像你茫無目的 翻閱琴譜
激昂 哀傷 怨懣的樂章
季末之前 已經悉數彈完 而且與
酒
同時喝完 飲醉 遺忘
往事像桂花 長久昏睡
偶有晝雨
喚醒一陣惆悵午香

夜寐的窗口
驚見一地月光
疑是我傷心睡後
你悄悄離去
留下一襲薄羅衣
風吹桂花的芳香來到床前
疑是你瞞人戴花偷偷來訪
你確實像秋天的月光
是水又是霧 十足輕盈飄忽

防波堤

歲月是磚塊在海邊砌成防波堤
磚塊原本紅色燙熱
像相戀的心
如今生滿灰藻暗貝
像相違的情
那時你尚未作決定
不諳日後世事艱辛
總天真的說 浪被擋在礁石外
不知那礁石也是一道封建的厚牆
阻擋月光
也阻止聲援的海鷗飛進來
我們在沙灘上行走
無助無望 手牽手
從黑夜 到天明 到黃昏
日落彩霞亂 海風狂
揚起掩臉長髮
吹起覆身風沙

小樓已封鎖
信箱已殘破
鐵門已剝落
幾次我敲門 敲落一地月光
一巷戀痕
曾經月照西樓 雨淋東窗
如今舊樓已殘破 舊夢難復活

今夜我最後一次守候 等待
生離如同死別的風雨
重新回到吻別的巷口

■黃河浪

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移居香港、美國。現任夏威夷華文作家協會主席，《珍珠港》文學報主編。出版有詩集《天涯迴聲》《風的腳步》等五種，以及散文集《遙遠的愛》。

萬聖節之夜

在夜色慫恿下
終於揭去了人的臉皮
冠冕堂皇地
做鬼

由白骷髏黑洞洞的眼窩裡
窺伺世界
用殭屍尖利的犬牙
吸血
桀桀狂笑中
死神手握霜白的鐮刀
收割一顆顆成熟的頭顱

南瓜燈的鬼火下
有人絕望地朗讀聖經

而今晚是魔鬼的節日
到明天，再戴上另一副面具
做人

六樓紀念館*

砰然一響
就把紙白的世界

穿個黑洞
一粒灼熱的子彈
凍僵了所有笑容

當語言爛醉如泥
人類已慣於用槍口
說話
而子彈鑽探出來的
不是石油
只有血

看熱鬧的人瞪圓眼睛
讀不明含糊的歷史
一方黑色大理石
壓住永恆的死亡之謎
以沉默的重量

唯六樓那一扇玻璃窗
裸露在眾目睽睽中
是美利堅永不癒合的
一道傷口

*德州達拉斯鬧市一幢大廈的六樓窗口，是當年刺殺肯尼迪總統的槍手埋伏之處，今已闢為紀念館。

■連芸

由香港移居美國，現為夏威夷作家協會理事，《珍珠港》編委。曾獲第二屆香港中文文學獎詩組和散文組優異獎，出版有散文小說集《海和少女》等。

芒果樹

春天從芒果樹下走過
淡紫的花兒還未開盡

枝上已垂掛小小的青果
酸澀的青果
是要人臥薪、嚐膽麼？

夏天的陽光像美酒
不知不覺間滲入皮膚
一樹芒果就由綠轉黃
漸漸臉泛桃紅，醉態可掬
是炫耀累累的多心呢
還是特大野心？

問樹，樹不回答
只有風在枝葉間輕笑
將一顆熟透的芒果搖落

捧在掌心時
感覺到太陽的體溫
太陽的香味
金黃的果汁流出來
流出甜蜜的秋天

■ 青梅

本名袁勁梅，原籍江蘇，南京大學哲學碩士，夏威夷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大學助教、講師，現為夏威夷華文作家協會理事，《珍珠港》編委。常在中美等地報刊發表詩和小說。

認識你自己

舉起一盞青銅酒樽
一仰脖子
喝乾了九派雲橫
立在異國的天平上
稱一稱你的份量
夠不夠中國人

山裡的太陽

山裡的太陽
升起了
稻谷色的金黃，
像早起的村姑，
羞羞澀澀，躲躲藏藏。
從綠葉的指縫裡
露出一瞥撩人的目光，
往老樹的骨節上
塗一抹誘人的脂香，
噉起小嘴
吻一下牽牛花的淡藍，
伸出手指
觸一下狗尾巴草的刺芒，
壯一下膽
抖開金色的裙裾，
舒展開肢體
擁抱起山巒的健壯。
山裡的太陽
扯過一絲輕雲，
撿起一粒粒露珠，
用古樸的美穿起智慧的光，
編織一條繽紛的彩虹，
贈給四面八方。
山裡的太陽
是我的語言
是我的故鄉。

勇氣

把灰色的雲擰乾
像擰乾一塊污濁的海棉
一根一根張開握緊的五指
像離別故土一樣沉緩
手掌裡剩下的
就是我自己

一副潔如蒲公英的肝膽
噉起嘴
吹出一口勇氣
一粒東方的種子
橫躍進西天的光環
跳蕩在光的五線譜上
撥一曲異國他鄉的浪漫

■ 王振武

原籍遼寧，陸續獲得大學學士、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現居夏威夷，曾任夏威夷華文作協理事。多年來發表有關選擇論論文約四十篇，出版有哲學專著《開放與選擇》及詩集《悠悠我心》。

少年夢

正是少年的時候，
我想戴上詩人的桂冠，
為了追逐密彌瓦的貓頭鷹，
我誤入深淵。

在我青年的時候，
我日日夜夜把翅膀磨煉，
為的是早日飛出深淵，
我如願以償。

在我步入中年的時候，
我終於戴上詩人的桂冠，
但卻已忘記少年的夢，
我詩自憂患。

不忍心

我怎能忍心拋棄你獨自地前去，
我的每一步所趨都是你的激勵。
我怎能忍心割斷情絲不再回頭，

我的血就在你小小的脈搏裡流。
我怎能忍心讓你孤零不再理會，
我的就業就是要給你一個安居。
我怎能忍心閉上雙眼不再看你，
我總是在夢境中把你四處尋覓。
我怎忍心抹去刻在心裡的記憶，
你的呼喚總是在我的耳邊響起。

我與中國

句句成章寫不盡我腦中的書，
滴滴落面流不盡我眼底的淚。
夜夜惡夢不盡我心中的憂，
步步出途走不完我腳下的路。

中國，我的書卷是你的智慧。
中國，我的淚滴是你的苦難。
中國，我的惡夢是你的憂患。
中國，我的腳步是你的明天。

我要把你的智慧給世人高看，
我要把你的苦難一人來承擔，
我要把你的憂患丟棄在昨天，
我要為你走出五千年的循環。

■董惠琳

夏威夷州立大學經濟系碩士、
法律系博士。現為執業律師，夏
威夷華文作家協會會員。曾在中
國、台灣、美國等地發表詩作，
並從事小說創作。

回 憶

在你走後留下的空間裡
我徜徉著
土無聲地飛著

因乾燥而失去了和大地的連接
輕飄飄地
被每一次震顫掀起
無法回歸
在我的睫毛上沉積
讓我感到年代的重量
沉得令人窒息

老肺 漸漸地變成珊瑚岩

你曾用近視的肉眼識別過我
你擦拭過我的銅鏽
你的呼吸起伏過我女神的曲線——

可是你卻戴上眼鏡
把我歸還給書架
紙一頁一頁地挨著
悶死了歷史的傾訴
精美的封皮上
還裸露著一萬個死去葉子的經絡

我曾撕開那厚重的窗簾
把你赤裸的愛在陽光下晾晒
讓你的頭在我平靜的草叢中安歇
你的激情曾潑洒在那棵多花的樹下
落花點綴過我的頭髮——

可是太陽那麼快就下山了
我的手無法挽回最後的夕陽
我惘然若失
風打著皮膚
好涼

後來我挺著胸
站立在書架上
紙一頁一頁地挨著

悶死了去年的紅暈

再後來
在你走後留下的時間裡
我讓頭髮長得很長很長
覆蓋了你吻過的痕跡
我還決定不了是否要戴你留下的
眼鏡——

有一天
我會丟掉它
只用近視的肉眼
看月光的溫柔和靡惘

■葉芳

本名黃葉紅，夏威夷州立大學工
商管理系榮譽學士。曾在香港銀行
界工作，現回到夏威夷太平洋大學
繼續修讀碩士學位。為夏威夷華文
作家協會會員，《珍珠港》編輯兼
記者，常在報刊上發表散文和詩等
作品。

回首天涯

海風迎面吹拂
塵封的某些片段
以不倦的雙眼
極速搜畫

日月飛快流轉
光影擦身掠過
交錯的剎那
竟來不及
留下
凝望

路依然是
追逐的夢
而夢的盡頭
又見無際的
深藍
再回首
人在天涯*

*夏威夷大島南面的“卡拉奈”是美國國土的最南端，也是此地的天涯海角。

咖啡留香

寇那的雪*
被陽光燃燒成
褐色的淚
滴成杯中
濃濃的芬芳
瀰漫在
思憶的角落
細細領會
從苦澀到甘甜的
滋味

*夏威夷大島著名的寇那咖啡，每年春天開出白色的花，此地人稱“寇那的雪”。

半月島*

半彎月牙
失落在太平洋
與天上的另一半
遙遙相望

任風吹雨打
狂濤拍岸
仍有執迷不悔的

期盼

期盼著
那支銀色的小夜曲
唱亮每年秋天的
海灣

*夏威夷茂兒島旁有個“莫洛基尼”小島，呈半月形。

■丁嵐

原籍北京，曾參加文史專業訓練，系統學習中文專業課程，獲大學本科文憑。當過雜誌及電視台的編輯、記者，後移居夏威夷，為夏威夷華文作協會員。常在報刊發表詩、小說和報告文學作品。

分手的時候

那聲音在夜裡說
收起你的手
那聲音在白天說
收起你的心
我的手和我的心早已和
佛祖的真誠一同涅槃
每一個舍利子都是愛情的真誠

所有的話
擁擠在喉嚨裡
“拜拜”文縷縷的走出來
太陽想都不想的從地平線劃過去
我看到風抽空跑了
西方那團駝紅遲疑不離去

落寞醉在酒杯裡
小老鼠般轉得很興奮

和窗外小河的嗅覺
為封陳愛情
為歸屬自己
乾杯
多少倒霉的理由在琴弦上舞蹈啊
我嫉惡如仇得像西部牛仔
抓起黎明
塞進門後的老槍
老槍是個啞巴
講不出那曾經流血的日子
因此我選擇
以後
馬背上的生活一律在黃昏
衣領該是男孩般豎起的
然後任
孤獨棲息在風衣的領子上

往事

最後一次進山
是想再說一句話
可是 木屋躊躇
叩門的手舉起又放下
林子裡的布咕鳥精靈般橢圓落日
又叼去西方
紛紛落葉風裡黃色著
淚浸濕小站的孤獨
老站長舉起旗子的時候
我跳上車
卻看見他揮手跑啊跑啊
直到大山將他定格在天幕裡
使滿天星星嘆息著輝煌
哦遠遠行去的列車呀
留下的這兩行長長的記憶
何時相忘

■ 季迪

遺 忘

在六年的乾旱中
望船。河流變短

在異地的迷路人
說另一種語言

與自己更近
當地的景色：

石頭裡的煙，晚餐時
進入一扇空牆

那時客人起身
河流在無船的地帶

漲潮，與家鄉更遠
說另一種語言

詢問歸途。一群灰鳥
帶著大陸的乾燥

寒冷，從遺忘的水晶體
透明的、陌生的事物中飛來

2000年寄自羅德島

■ 魯鳴

同 行

搖搖欲墜的飛機
我們同行
當天空漏下濃煙
我的面部和身體失貞了

不能承受的重量
使飛機傾斜
那條連接我們的航線
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遠很長
它使太陽有了點綴
讓風中相愛的人白日做夢

你在飛機的抖動中
目擊我的心涼
垂手而得的高度
使我表情如木
在我不耐心的一瞬間
我看到航空港的圍牆倒了

1996年2月20紐約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一冊。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E-mail : tchanw@yahoo.com

■ 季陽

萊蒙園回憶錄

之一

很多年沒有聽見狗叫了
禮貌的洋狗不常叫
尾巴不常搖。君子一樣
散散步。賽賽跑
有時意味深長地回頭
瞧瞧

學會了沉默的還算狗嗎

一九八九年六月那個子夜裡
我最後一次在故鄉聽狗叫
那蒼涼的聲音
像我隱姓埋名的童年
越叫越遠

之二

麻雀，這種低飛的
沒有鄉愁的鳥
常常將我從思鄉的夢中吵醒
這不懂深沉的鳥類
領取過我一大半的怨恨

今天，我對她們肅然起敬
當我從夢中驚醒
麻雀們爭吵不休的
竟然是我的夢——
麻雀雖小，卻也知道
靈魂是有著翅膀的啊

之三

■ 藍亭

狗啃的骨頭

我在春天的山坡上長出綠色的頭髮

風吹過城市的垃圾場，吃著三明治的晨光
一位疲憊的妓女下班回家，抬頭看見你
一塊狗啃過的骨頭

在海灘上，狂奔
這時你的眼睛流出了一串串露水蒸發
混合街道旁餐館裡的肉香

交通新聞上的路口，我東張西望
看見一群綿羊在圍觀一只小狼
我對採訪的話筒說我是一個外星人

剛路過這裡瞧了一瞧
我買了明天的機票回去

2000年寄自費城

荒年。沿著鳳凰河岸
尋找王八的蛋
也許是蛇蛋
在白水中煮熟
喂養饑餓的童年

太極圖一樣黑白的歲月
唯一的色彩
是放生的老人
他在龜甲上刻的那些下弦月

等不及進駐畫廊的空間
甚至 讓你的意念像青苔
活脫地沁佔博物館的一片牆
今天 祇能將你的畫擺放
海灘的風景裡

叫賣：

竦笑的山群傲然環抱騷動的海
巨樹撐裂霧夜陰翳天幕叫喚著光
一雙垂懸的腿在枝椏間幌動焦點
蜂鳥在葉叢導遊迷途的畫外人
.....
.....

凝結的色層或者粗野狂流的彩澤
每一筆 都是你抑鬱的釋放

太多的不捨

心裡滴淚賣你的畫

(如果可以

單單留下這一幀

那團繽紛溶為一朵笑

是我們合家的寫照)

多怕就快有人來買去

一幅幅便要和我訣一次次別

卻又多怕沒有人問津

明天餐桌上

孩子們圍坐守候的色素會落空

白的 脫脂奶

棕黃 烘香麵包

擺賣你的畫

在陽光歡笑的沙灘上

傘張起了陰影

覆蓋我

比傷心還要傷心的無奈

■ 斯 冰 賣 畫

■ 楊 星 火

櫻 花

窗外櫻花穿過玻璃
跨進我的書房
我邀請花們
坐在稿紙方格上
排成美的詩行

花也詠唱

詩也芳香

滿屋溢彩流光

君子蘭

舉起金紅色火焰

情暖大地

亮麗春天

不香 又何妨

自有君子高風

芳芬人間

白 蝴 蝶

羽翅 一閃一閃

我追著潔白

飛回童年

心懷坦蕩

髮白 詩心爛漫

■ 嚴力

加 糖

與我的臍帶有關
北京這個肚臍眼觸目驚心
我們在政治的床上呻吟
體內是一條勃起的理論以龍命名

那麼多次效忠於萬壽無疆的遊行
僅僅是長安街上集體流浪的愚昧風景
我在天壇的回音壁上呼喚失落的自己
回答的竟然是可口可樂的美國之音

如今在紐約的帝國大廈上往北京眺望
747的視線上依然刷著中國國旗的紅色光芒
我審視自己翅膀上被資本主義打濕的羽毛
默默地往滴在腳下的詩句中加糖

1999.7

我常常被無奈襲擊

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
成長的道路無論多麼波折
畫一條曲線就可以概括
握筆的手在紙上動了幾下
就到了眼下的處境
如果我再動幾下
就到了十年二十年以後

但是今夜極其漫長
睡眠的鞋裡有幾粒沙子
我翻來覆去地走向黎明

■ 馬非

一 句 話 的 厲 害

一個男孩
手指彩虹
媽媽說：
“要爛手指的”
手指果真爛了
就在當夜

成年之後的我
已知此言論
屬封建餘毒之列

那麼手指彩虹
爛了手指的男孩
是怎麼回事

這是事實
我手指上的疤痕
是最有力的證據

我將此理解為
一句話的厲害
就是媽媽說的那句

1999年寄自青海

僅僅今夜的這條曲線
就已超出了紙的範圍
人生總是有這樣一群
龐大但個體細小的感受
表達的網無法打撈
它們穿過網眼游向宇宙
留下我被它們襲擊之後的無奈

■ 秀陶

滑 雪

我夢見（招供：這是我學自中俄兩位大文豪的起筆式，今天第一次使用。）同我高中的一位同學一起作著我這一輩子也不曾作過的運動——滑雪。我們身著色彩鮮艷的短靠，手撐竿、腳蹬橇，竄高伏低，彷彿人過中年樣，一路加速度地滑落下去。領巾在頸後獵獵生響，耳鼻通紅，指趾發脹。冷而銳的空氣通過鼻道，未及升溫便湧入肺部，產生一種奇異的快感，與飲陳酒、進異食甚至性交都同一等級而無法分辨其高下

醒來之後，想到上個世紀把世界影響得死去活來的兩位猶太人之一的那些介乎神話同科學之間的理論，我也不能免俗地想把這個夢好好地解析一番。可能的話，然後再把解析寫成一首歪歪倒倒的七絕，送到廟裡去為人指引迷津

我打開了錄音機，躺身在長椅上，大肆地自由聯想起來（這其中也頗吟出了幾首超現實主義風的妙詩，要是送去參賽定會把那幾位不學無術浪得虛名的評委唬得一楞一楞的。）一個鐘頭之後，我再坐在書檯前把錄音帶聽了一遍又一遍。作筆錄，整理篇章，摘取要緊的章句，仔細地析解起來。一個鐘頭之前我是病人；一個鐘頭之後我當醫生。一個鐘頭之前我自欺；一個鐘頭之後我欺人。幾個鐘頭之後，樂得我坐在那裡傻笑

唉！我那位同學是殉情自殺的，夢中雖然過了四十幾年，但死亡——那架塑膠成型機，已把他固定成十八歲的樣子，一點也沒變

7/22/2000, Rialto

■ 伊沙

M T V

他在虛無的音樂中跳
然後走出

走向大街
走向街邊加油站
拎起一只滿溢的汽油桶
繼續朝前走

走過無垠的草坪
繞過一幢孤獨的白房子
走向樹林
樹杈間有太陽

繼續在走
我們的歌手
帥倒未必
但絕對酷斃

繼續在走
補一個鏡頭
手中拎著的汽油桶
一直在漏

草坪上露珠般的油
街面上水滴般的油
鏡頭閃回
我明白了導演的要求

果不其然
在路的盡頭
當油漏完那最後一滴落下
他打開了火機

就這樣
火連著他一路燒回去

三人行

2000年6月7日至9日美國馬里蘭州聖瑪麗學院院長、詩人兼文學評論家魏博思(Bruce Wilson)和他的朋友李義(Darell Rodd)教授來南京遊玩，我和詩人雷默陪他們過長江、登古塔、爬棲霞山……領略六朝風韻。其間，我和魏博思、雷默各得詩一首，名曰〈三人行〉。

——張子清

■魏博思

與雷默和李義在拜謁 雞鳴寺一噸重的菩薩前 巧遇兩個小孩

——贈張子清

清

小女孩跌跌撞撞拉小男孩去玩，
然後兩人跪在拜墊上，
學媽媽向佛頂禮膜拜。

回首四望，
接受孩子祝福的
不僅僅是老外。

南京2000年6月8日

■張子清

夜談

——送美國教授魏博思和李義

市民廣場，樹矮草長。
青蛙咯咯，涼風習習，
一彎新月懸半空。

縱論天南地北，
橫跨東西半球，
談古今，評多元文化。

登古樓，一壺新茶，
夜色伴笑語。兩記鐘聲——
傳出明代清音悠悠。

南京2000年6月9日

■雷默

2000年6月7日暢遊 江心洲

——贈魏博思

三個教授，一個詩人
兩種語言，四張笑臉

柳林，桃林
枇杷園，葡萄園

右邊是江 左邊是河
清濁各自流

星星，太陽
它們在收藏什麼？

南京2000年6月8日

■尹玲

漾入夢幻之懷

難以相信它是

真實

冒險的人用心創造

愛探險者浪漫構築

時光叮叮倒流

那般的神話之都

綿延二十八哩長的運河

一座一座岸邊宮殿

蕩漾近乎坍塌

脆弱得如此迷人

甚至誘惑墜入水中

船隻 船隻 熙攘往返

唯獨龔舵拉輕滑

揚起韋瓦第四季的韻律

謝絕任何一絲絲交通噪音

永不停息的舞蹈之都

以最活潑的動態

展現最靜止的浪漫

歐洲最富麗的畫室

最可人的粉紅客廳

擁擠或空蕩

都是寬闊多變的聖馬可廣場

獅子勇猛地高立

守護流動的水域

縱使探訪一千次

如何窺畢全部秘密

天方夜譚似的聖馬可教堂

鑲嵌裝飾 壁畫 雕像

身處西方的另類東方風格

以及令人深深呼吸的氣氛

以及 特種的情調

的確 情調是獨有的

每一張面具均為藝術

廣場上跳動的

是金碧輝煌的夢幻

正漸漸躍入超現實

嘉年華啊

而我

如霜的月色之下

醉入曼陀鈴的音樂之中

廣場溢著謎似的

獨特魅力

言語完全失去能力

只有微微輕風

緊擁我

漾入夢幻之懷

風 箏

你喜歡在曠地

姿意翻騰在遼闊的空中

也愛在沙灘上

泡浴充滿海水特色的空氣

或在更遠的高山

無人干擾你的最美境界

長龍一樣飛起

你在風中演奏的樂音

■楊平

藍色失業日

卸下發皺的細條藍紋領帶
一路吹著不成調的歌

傍晚時來到新潮咖啡屋
一些年輕、鬱卒的面孔：
蒼白 邪惡 而茫然——
若干年前就是這樣。
海報 老街 和新興社區也是。
彷彿人類一直就是這樣……

——有人又談起理想、股票、紫微斗術和新壞男女
昏黃的燈光 煙影 使一切存在都顯得
當機般 荒謬……

夜深了
拎著一袋過期漫畫書來到陽台：
往事忽明忽晦的閃著
半虛擬的哀樂
風很醉人而嘆息 顯得多麼愚蠢

——偶然浮起一個名字
大眼 放蕩 雙魚座
或許早已嫁人
或許
仍在尋找不存在的
布偶王子而整整一天
就這麼若無其事的過去——

不知該跳樓
狂嘍
坐禪

為了繼承權兄弟變臉
曾經腐敗壓迫
家人支持弟弟當家作主
家中烽火起
同根相煎急

阿兄捲席逃身海隅
交結一些見利忘義的小朋友
在海石上刻著“毋忘在莒”
想作光復的東山再起

時間在兩岸的海水蕩來蕩去
匆匆已是五十寒暑
阿兄早已病歿孤島，數代嬗遞
子孫忘宗數典生奇想
欲割斷宗族的臍帶
高舉獨立的旗幟

有利可圖時他們舉同宗同祖的文化淵源招牌
清明時節會到家鄉掃墓祭祖
媽祖誕會乘船到湄州故鄉祈福
回家鄉做生意，大賺鄉親的錢

家鄉的親人勸阿兄的後人
來團圓，不要搞分裂
海那邊的人興趣缺缺
挾洋自重的死硬派
要當島主並搞島民心態

這齣兄弟鬩牆的好戲
不知落幕在何時
二虎相爭，外人得利
受人譏笑，不知羞恥，不知可惜
還要競爭軍備，用真槍實彈

■ 楊春光

日本謠傳：燕妹是酒井法子

燕妹，你在浙江
這浙江就是我的小白淑珍（白娘子）
這白淑珍就是我一捆乾柴
我把她捆在自己的夢中
點燃

而那撲不滅的火焰
至今也是我的一條小白蛇

●
燕妹，你在臨安
這臨安就是我的小西施（吳王的妃子）
這小西施就是我一棵紅柳
我把她像扁擔一樣插在肥沃的土地上
施肥

而那茁壯長出來的
至今也是我在夢中才能見到的杭州西湖

●●
燕妹，你在臨安錦城鎮
這錦城鎮原本是我的漢元帝時的小王嬙
（王昭君）
這小王嬙如今就是我撫摸的一堵城牆了
我把她一塊磚一塊瓦地拆掉、拆散
推倒、拉倒

而她還是肌膚柔軟，走路穩重
神情舒展、光彩照人，大約二十歲就出塞了
今夕不再是胡人的人妖
而是我的日夜想念的小白骨精了

●●●
燕妹，你在錦城鎮超亞路1號工作
這超亞路1號原來就是我的唐代太真小妃子
（楊貴妃）
這小妃子今天便是我的一根金屬電線了
我把她像荔枝一樣從海南島摘過來
我像玄宗一樣命令沿著驛站傳遞荔枝
讓走卒們快馬加鞭
惟恐變味

而一騎紅塵無人知是妃子一笑
至今我也不知道這荔枝到底有什麼滋味

●●●●
燕妹，你在杭州奧特電力電子公司效力
這個“奧特”在臨安縣是效益最好的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的所在地過去是潘淑妃的浴池
我如今正在為這一“瑤池”而疏狂或懊惱著
所以我就叫她“奧特”吧
反過來的意思可以說我正為她特別懊惱著呢

而誰又知道這也是我的新時期的藝術饑荒而已

●●●●●
燕妹，你出現的地方都是我的古代了
而你若在東宮，你也比東宮乾淨
而你若在國家女排，你也比孫玥更愛甜笑
你的每一片磚瓦，都是國粹、國寶
你的每一度電，都必須節省
下來

節省你的每一度電
都能給國家增加30個億（元人民幣）

●●●●●●
燕妹，我佩服你
你為什麼總是把我踩在你的腳下
這麼多年來，我只是把你當成我的心跳
把你一直提在我的嗓子眼上
不肯放下來

而我怕什麼呢？
怕只怕你在當代的馬嵬坡上不能自縊於紅顏
因為早就聽說你已經逃到了日本
充當了現在的酒井法子
（日本深受歡迎的當紅偶像）

●●●●●●●
所以民間謠傳：說——
燕妹是酒井法子。哦！

■ 劉澤球

失明

在被高度近視的鏡片
將光線和形象弄得彎曲
呈現為一團晦暗色彩的地方
宛如管樂獨奏攪渾了時間
那些蒸發掉的人跡
如何能追隨著溫度
重新沉入結晶的夢境

那不再是一群人 一個人
或者一堆灰燼可以提供的全部
也沒有什麼在流逝
昏聩的大腦選擇一個否定詞
回答煙草和酒精的拯救
空中模擬行走的腳
也只接觸到虛無的路徑

正如丟失了維吉爾的森林中途
迎著高處拋下的靜止的雪片
孤危的心靈 蒙難的巴比倫城堡
有多少斬斷的變亂之舌
在被磚石沉重的引誘
推進命運天梯無休止上升的放逐
直到倒下的影子

越來越少 艱難的飛行
給白晝帶來越來越多黑暗的命名
這彷彿是一本錯誤書寫的書
許多霉點播下的種子
宛如幾何級分婉的時光
淹沒了紙張
也淹沒了那只握筆的手

■ 關耳 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

一頁頁
歷史
可以
篡改

一頁頁
血債
不容
篡改

全因為
頁頁
血債
貼在

中國
疼痛的
心牆
上

文革的教訓

巨手一揮
山河上下頓時
一片滔滔的紅海洋
滔滔的熱淚
滔滔的萬歲萬歲萬萬歲

幾年光景
萬歲真的萬歲了
不朽在一具玻璃棺裡
一部永遠翻不開的辭典

倘若誰再學揮手
可就沒萬歲的這份福氣了
除非把萬歲克隆一遍

■ 陳銘華

她的眼睛

有鳥欲飛
有雲欲雨
還有我寫的詩
關關欲說
呵，誰的天空最藍

一九九九年四月廿四日洛城

傘 殤

出門帶著你
陽光萬里
出門忘記你
今天會繼續雨
不出門卻總是懷念
城破前共傘的日子

一九九九年越戰結束廿四週年

這樣地死去

午夜十二時
床前的照片和我
應聲墜入黑暗
這一秒屬於我們
無法追回的永恆
直到有一天
我也這樣地死去
沒有留下一句遺言

一九九九年七月廿八日洛城

蘆笛岩

我一路直下用手電筒釋放的
流著淚發著光的
石頭
原來都是
被困於記憶深層的
時間的回聲
發著光流著淚的
武俠小說裡的童年

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桂林

完全失控

我愛你
讓一切可能侵入的迅速侵入
讓一切可能繁殖的全部繁殖
在你體內
在你高溫高設防的體內
在你腦裡
在你多情多網絡的腦裡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2000年五月八日洛城

超現實主義的

安得列·泊列東 *André*

■ 秀陶

常聽到“人以文傳”或“文以人傳”的議論，泊氏的詩作，極少有教人百讀不厭，興緻深濃者。人們閱讀或研究他的作品，大多數只是在他的作品中去找尋超現實主義的印證；該一文學運動的發展情形；實際展現在作品上的狀態等等。總之，作為歷史性文獻來翻閱的多，作為欣賞閱讀的少。就一個詩人而言，這恐怕是最不樂意的結果吧。

泊氏一八九六年出生於法國西北部之洛曼弟，幼年事蹟少為人知。早年習醫，接觸到弗洛伊德學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應召入伍，在醫院精神科服役，開始使用精神分析法，即所謂自由聯想的方式，不想竟成為日後自己寫作之主要方法。

一九一五年前後結識梵樂希、阿保里奈爾等人，為泊氏自醫轉入文學之始。一九一九年與蘇波(Philippe Soupault)及阿哈共(Louis Aragon)合辦《文學雜誌》(Littérature)，同年與蘇波合著《磁場》(Les Champs Magnétiques)，該書為全世界第一本所謂“自動寫作”之成品。而後在巴黎從事達達主義，與在瑞士發起此一運動的查拉(Tristan Tzara)遙相呼應。一九二一年號召成立一指揮及保護現代精神之團體，其建設性的創意，加速了達達的死亡。一九二四年泊氏發表了超現實主義宣言(Manifesto du Surréalisme)，為超現實主義之揭櫫。宣言中泊氏詳細地闡明了自動寫作的技巧。為了尋求哲學上的依歸，數年之間泊氏領導一批超現實作家，成立了超現實研究所(Bureau de Recherches Surréalistes)。

泊氏除了受弗洛伊德學說影響而外，同時也受了另一對廿世紀影響深大的馬克斯學說的吸引。因而一度同法國共產黨往來，從事實際之社會改革，直至一九三五年同共黨決裂為止。

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泊氏因一部選集《黑色的幽默》(Anthologie de L'humor Noir)被法國偽“維宜”政府(Vichy)查禁，乃由馬賽港出亡紐約，戰爭期間在美為“美國之音”工作。居美時

期仍甚活躍，從事組織美國之超現實派，出版雜誌等。

一九四六年泊氏回法，遭到查拉等人之冷遇，譏其不起而抗戰而逃亡，且超現實之生命已終結，為共產主義取代。戰後巴黎時期泊氏未再結黨，與沙特之存在主義等人也保持距離不相往來，唯於編輯出版，及各項抗議示威運動仍甚活躍。

超現實主義經泊氏所作之字典式定義為：“純粹的心靈自動狀態，以之表現——口頭的，文字書寫的，或其他方式的——思想之實際的運轉。全由思想主動，不受理性，美學或道德等左右。”對於僅只關心文學藝術者而言，這已足夠，然而實際上世紀初超現實主義者之活動，大部份與人類心靈活動，社會之前途等哲學問題攸關。基於其文藝理論，其文藝之創作幾已成為一自然現象，且亦為該主義極力追求之最高境界。凡閱讀超現實主義作品而欲“懂”點什麼，找尋點什麼，如我們所崇尚的“志”之類的玩意，定必大失所望。

白鷺 L'Aigrette

只要今夜太陽照耀

只要歌劇院裡的兩個乳房都光滑而照眼

那末他們對奇妙的“愛”字便有了貢獻

要是磨損的木走道一直鋪向山頂

要是貂鼠投下辯解的一瞥

對那佩紅緞帶的僧侶

自牢房騎馬回來計數著所有密閉的馬車

要是我所耽心的河水豪華的回聲

會將我的軀體投擲在巴黎的草地

為什麼珠寶店內不下雨下冰雹呢

那樣春日對我也不致太可怕

如果我是天上一株樹的根
或者空氣中甘蔗的善意
如果我們讓女子們拿背脊骨當梯子踩
那末美而沉默的妳啊妳看到什麼呢
在凱旋門的旋轉木馬之下
要是歡樂以女子不斷的徘徊來帶領你
法律公會內除了陰暗處行人紫羅蘭的眼而外不
再滿是皺紋
要是賽納河一臂伸入這全部的早晨我給什麼都
可以
而那是任怎樣也抓不到的
我也不想自閉於廳內高而可人的室中
每夜在那裡收聽處罰性的電話
當我離去我向一綵髮結也就是炸彈的引線縱火
那引線便在巴黎的下面燒出一條地道來
要是我的火車能開進那地道就好了

不穩的房子

Une Maison Peu Solid

警衛
是盡職的犧牲者

長久以來本地居民對烈士街某房屋的建築方法一直便認為殊不合理。屋頂尚未完工，漆匠及室內設計者便進去裝飾了。新的鷹架日日增加用以固定搖搖欲墜的門面，路人戚戚不安，乃至警衛員要費盡唇舌去解釋保證。嗚呼，他真是命中註定要以生命去償付他的樂觀，昨日十二點半當工人出去吃午飯時，工程終於垮了，將他埋在一片殘磚斷堵中。

一小孩在悲劇的現場暈倒不久後醒來，七歲的望仔很快便被送回他父母處。驚嚇過度卻未受傷。回家後便立即找他曾踩了上街的滑板車。該小孩只記得曾逃離一手執木棍大喊“小心”的男子，其他的事便不記得，僅能憑常理測知了。按救

他的人，鄰居都認得，名威廉·阿保里奈爾，據云年約六十餘歲，曾得勞工獎章，甚受同事們尊敬。

真象何時方能大白？該工程之設計及承造人皆在逃，至今下落不明，群情甚為不安。

譯者註：此詩之人名自是虛構，望仔原像L'Espoir 希望之意。阿保里奈爾去世時尚不足四十歲，我們無法確知為何要在此處出現。

灰燼的吸墨紙

Le Buvard De Cendre

給 Robert Desnos

群鳥將覺得厭煩

如果我忘記什麼

在海上搖鈴下課吧

憂鬱的琉璃苣我們該叫作什麼呢

我們開始在試卷上求答案

求出一隻女人的手容得下多少淚水

1. 儘可能的少

2. 一隻中號的手

當我揉皺這星光報紙

當不滅的肉體徹底地佔領了頂峰

我則隱居於浮克昌斯的小屋內

紅心王的密令

向日葵 Tournesol

給 Reverdy

在夏日完成了旅行的女子經過中央市場*時
她踮起腳行走

失望正在天上掃集它巨大而可愛的百合花
而手提包內裝著我的夢如燒瓶盛著鹽

只有上帝的乾媽才去嗅的
麻痺搨出如霧
在吸煙狗咖啡屋*
贊成的反對的都剛進去
誰也看不見那個年青女子除了歪眼而外
我是在同硝石的大使夫人
還是同黑色背景上的白色曲線叫作思想的交往
呢

純潔的舞會*正興高彩烈
栗樹枝頭的燈籠著火燃燒
無影的女子在變化橋*上跪下
心居街*的調子已不似往昔
良夜之約終已履行
旅遊的鴿群迫不及待的親吻
都落在陌生女子的乳上
突出於完美意義的輕紗之下的
巴黎的心臟處一農莊正欣欣向榮
而它的眾窗望向銀河
但卻無人居住於其中除卻時而的不速之客
多是以比鬼還忠實而聞名的
有些如那女子看來像游泳樣
也帶來點戀愛的本質
她便將他們埋入深心
我是一點感覺力也沒有的小卒
蟋蟀仍在成灰的髮中鳴唱
有一夜在唉甸瑪色*的銅像附近
給了我理解的一眼
泊列東，他說：通過吧

*所有這些地方都在當時巴黎Les Halles市場附近，
步行可達。

老是第一次

Toujour Pour la Premiere Fois

老是第一次
幾乎認不出妳

夜間某時刻妳回到同我的窗成一角度的屋子
一全然想像的屋子
就在那兒一秒秒地
在完整的黑暗中
我期待那迷人的裂縫再現
那表面的也是我內心的
唯一的裂縫
我愈接近妳
實際上
那陌生的房門前的鑰匙便唱得更多
那兒妳獨自在我面前出現
首先妳全然與光亮結合
那簾幕難以捉摸的角度
便是我在格哈斯附近的路上黎明時瞪視的一畦
茉莉

斜斜的一行女子們正在採擷
她們的後方是光禿的技條垂下的黑翼
前面則是T形方塊耀眼的光芒
簾幕清晰地升起
所有的花紛然回來
唯妳支撐過長的時辰直到入睡
妳彷彿能夠保持不變
除非我永不同妳相會
妳裝作不知我正注視妳
奇怪的是我不再有把握說妳知道
妳的懶散給我的眼帶來淚水
成群的解釋圍繞妳的每一個姿勢
那是蜜露的獵取
廊前有搖椅樹叢中有垂條搔拂妳
在洛列得的羅得丹街店舖的櫥窗中有
兩支可愛的腿交叉在長統襪中
在一株大而白的車軸草中脫力而出
常春籐中綠的梯子滾出
有
當我在絕望中溶解而靠向
妳出現或缺席的懸崖時

譯里爾克詩三首

■張索時

豹（巴黎植物園）

晃過來是鐵柵晃過去還是，
兩眼累到他除此別無所見。
世界在他似乎就是千根鐵柵，
千根鐵柵外世界便不復存在。

剛健的步伐作柔和的移動
轉出最小的圓圈，
宛如麻木的雄心
居中指揮的熱舞。

不過偶爾眼簾悄悄
打起——。圖像映入眼來，
穿過血脈賁張的安靜——
到了心裡滅了。

僅存軀幹的古代石雕 阿波羅像

我們沒見識過他巨大的頭顱，
頭上的炯炯巨瞳。而
他的軀幹卻燦如燈台，
通體輝煌，燈蕊捻滅

猶放光芒。如若不然，胸肌的起伏
不會令你目眩，腰肢微擺中
不會浮漾著笑意
漫入司掌生殖的核心。

如若不然，他就是殘石曲立，

雙肩以下無非空洞的懸垂，
而不會波閃粼粼賽似猛獸毛皮；

也不會從每道邊緣
射出星光：他全身都在
逼視你。你非脫胎換骨不可。

1880年代仕女寫照

她若有所盼地站在重重
捲起的深色緞幔旁，
在她頭頂上緞幔看上去
捲成一團徒有其表的激昂；

荳蔻年華去日無多，
一切卻都變了樣：
高聳的髮髻下是慵倦，
綉邊長裙怯生生的，
裙上褶間(衣旁)如在竊探

她的懷鄉病和虛弱的盤算，
生活應當載行
載異，更真更實，小說一般
銷魂而驚險，——

先要往首飾盒裡放上什麼
才好以芬芳的回憶
自我陶醉；
總會在日記本上
找到一個起點，畢竟
所記不無意義並且真實，
沉且重而空的雞心墜裡
還有一瓣玫瑰呢，

隨著呼吸一起一伏。
她也曾面窗向外揮了揮手；

美國非裔詩選譯①

Twentieth-Century African-American Poetry

translated by Jianqing Zheng 鄭建青

■ 藍斯頓·休斯

Langston Hughes

母教 Mother to Son

好吧，兒子，讓我告訴你：
我的生活從不是水晶樓梯。

它有釘，
有刺，
有斷裂的木板，
地板沒鋪地毯——
光禿禿，
可我一直
接著爬，
上了一層又一層，
轉了一彎又一彎，
有時還摸黑，
一點光亮都沒有。
所以，孩子，你不能後退。
不能因為難爬
就歇在樓梯上。
你現在不能倒下——
我還在走，寶貝，
我還在爬，
我的生活從不是水晶樓梯。

十字架 Cross*

我老頭是個白老頭，
我老媽是個黑人。
如果我咒過我的白老頭

我現在收回前咒。

如果我咒過我的黑老媽
願她下地獄的話，
我對那個惡願很難過，
願她現在如意。

我老頭死在一座豪宅。
我媽死在一間破棚屋。
我既不白又不黑，
又該死在哪呢？

*Cross亦指混血兒。

我也 I, Too

我也歌唱美國。

我是他們的黑兄弟。
有客人來了
他們打發我去廚房吃，
但我笑口大開，
吃得好，
長得壯。

明天
客人來了，
我要坐在桌邊吃。
這樣，
無人敢再
對我說，
“去廚房吃。”

而且

他們會發現我多麼帥，
他們會很慚愧——

我也是美國。

對半 50-50

她說，我在這世界上太孤單，
無人和我同床
無人捧著我的手——
說實話，
我沒個男人。

大漢張嘴說，
你的問題是
你根本沒腦袋！
如果你有頭有腦，
你會找我終生為伴。

她應答，乖乖，我該做啥？

他說，同你的床，
也用你的錢啦。

■ 詹姆士·韋爾頓·姜森

James Weldon Johnson

十五歲的女孩

Girl of Fifteen

十五歲的女孩

我看見你每天早晨
都打我的窗前走過去上學。
我不僅看，我注視著你。
偷偷拉開窗帘，
我的心立刻跳出眼眶，
隨你沿街走去，
把我撇在帘後，躲躲閃閃，
羞愧難言。

是甚麼拽住我，使我
在帘後躲躲閃閃，羞愧難言呢？
與你相比，我已屆不惑之年。

十五歲的女孩，你經過窗前時，
一道時光的閃電也一閃而過。
閃電中你移走我頭頂四十個夏
季，
驅散我心中四十個冬季。

■ 阿娜·邦坦姆普斯
Arna Bontemps

閉著你的眼
Close Your Eyes!

閉著眼走一道道山關，
人要挺，黑臉龐要面朝西。
扔掉斧頭，木材也甯管，
山上的伐木人需要休息。

走在鋪滿濕葉的道上。
忘掉她懷抱溫暖乳汁滋潤，
把你愛過的臉蛋也都忘光。
閉著眼，勇敢行進。

■ 瑙米·朗·馬吉特
Naomi Long Madgett

養花的女人
Woman with Flower

我要是你才不會過于擺弄花草。
這樣盯著養有害無益。
土要肥不能老是翻，
水要等土乾了再澆。
葉子喜歡自己去探路，
不妨給它機會去尋覓陽光。

太精心的擺弄，太焦急的關注
會阻礙生長。
對己之所愛要學會少管。

■ 羅伯特·海頓
Robert Hayden

那些冬季的禮拜天
Those Winter Sundays

禮拜天我父親也起得早，
在藍黑色的寒冷中披上衣裳，
隨後那雙每天風裡來雨裡去
疼痛皸裂的手把火爐
撬開弄旺。沒誰說聲謝謝。

我醒來聽見寒冷劈啪直響。
屋子暖和了，他便叫我起床。
害怕整座屋子又會暴怒，
慢吞吞我爬起來穿衣，

冷冰冰跟他道一聲早。
這時他不僅趕跑了寒冷，
還擦亮了我的好皮鞋。
可我哪懂啊，哪懂得
嚴厲而孤苦之父愛？

■ 露西兒·克利夫頓

Lucille Clifton

月頭 The 1st

記得那天
盒子都堆在人行道上
沙發的彈簧綻露繞著空氣
櫃子桌子都靠在路邊
可我們卻大喊大叫
蹦上跳下
高興有了個遊樂場
哪想到屋已搬空
哪想到家已搬空

向我的屁股致意
Homage to My Hips

這兩瓣屁股是大屁股。
它們需要空間
才能晃來晃去。
地方太小
它們嵌不進。
這兩瓣屁股
是自由的屁股。
它們不喜歡約束。
這兩瓣屁股也從未受奴役，
它們想去哪就去哪
它們想幹啥就幹啥。
這兩瓣屁股力大無比。
這兩瓣屁股魔法無邊。
我早就知道它們
能迷惑男人，
並把他轉得像只陀螺。

■ 卡爾文·亨騰
Calvin C. Hernton

遠鼓 The Distant Drum

我不是暗喻或象徵。
你聽見的不是穿林的風。
更不是街上打殘的一只貓。
在街上正被打殘的是我，
是我在哭泣，大笑，痛苦，高興。
我這樣說是因為我還活著。
這是我的聲音，
這是我要說的話，是我這張嘴
要說、這只手要寫的。
我是詩人。
你聽見的是我的拳頭
在捶你的耳鼓。

■ 克拉倫斯·梅杰

Clarence Major

蘋果核 Apple Core

路前方
我看見黑鳥
圍著一口松木箱。
當我走近
鳥便飛到另一頭，
幾尺遠。
我低頭一瞧，
箱裡有好多紅蘋果，
熟透了，仍掛在枝上。
招牌上寫著“拿一個。”
我就拿了一個。
喲，個還挺大。
一口咬下去，
那甜味兒就甯提了。
我繼續前行，
蘋果吃得剩個核。
吃過便揚手把果核

扔向玉米地，
一只黑鳥遂飛出
去抓，可果核
還是落了地，
鳥也跟著掉下去了。
我站在那兒看，
啥也看不見，
只有玉米杆子
在晨風中搖來搖去。
不一會，那只鳥
叼著果核飛起來了。
叼著比他的頭
大兩倍的核，
飛過玉米地遠去了。

■ 哈基·馬德胡布蒂

Haki R. Madhubuti

暗殺 Assassination

是一顆流彈。
子彈
射高了
(喉頸部)
從四面八方：
汽車旅館，灌木叢後，車
內，
街角，馬路對面，
垃圾桶，地下的
老鼠洞
他們全跑過來。
他們
掏出
槍全跑過來
跑向國王*——

一個個
步伐又快又穩——

好像
國王
準備反擊。
他們全跑過來，
步伐又快又穩，
朝著
錯誤的
方向。

*國王指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美國黑人民權領袖。

那一年她男人第 六次甩她以後

After Her Man Had Left
Her for the Sixth Time That
Year

她赤身站著，
赤身
挨著窗子的涼爽
(感覺真好)
她和她的影子
比著同樣的色。

她被人稱為
狐狸精，上帝的禮物，
和夏夢：夢秋、冬、還有春。
她靜悄悄摩挲著窗的涼爽。

她臉掛一絲微笑，
打量著茶几上他的照片
(唯一他沒拿走的東西)

尷尬地，
她赤身站著，

說詩小札

◎黃伯飛

●“詩仙”與“詩聖”

稱李白是詩仙，杜甫是詩聖，反倒把他們害了。讀書識字的人說是要成仙，就去學李白，要成聖就去學杜甫；學詩的人嘛，就說我要學李白的詩，杜甫的詩。這都忘了其中最緊要的一項，李白和杜甫這個人。李白這一生的遭遇，遭遇中有他的性情；杜甫這一生的遭遇，遭遇中有他的性情，在性情中顯現出他們的稟賦與才華。有他們各人的稟賦，各人的才華，纔創作出這些偉大的詩篇。別說他們是仙，是聖，但說他們是在生活環境中，找出生命的意義的卓犖不群的凡人，這纔公道。

●創作能

五四時代搞文藝創作的人，有一個名詞沒翻譯好，這個名詞是 Creativity。把這個字翻成“創作慾”顯然使人誤解了這個字原有的意義。把“慾”字安放在“發表”之後來表示創作的人有一種很強烈的慾望，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發表”，這還勉強說得過去，可是在創作方面，推動一個人去創作的，是一種潛能(Energy)，是生存在每一個人心靈中的一種智能。“慾”是一種不可靠的衝動；“能”是一種潛在的能力而又能把它發動起來而有所成就的。“慾”要求滿足，不滿足的時候便發生煩惱；“能”卻是高

山上清清潔潔的水源，你要用時，把水龍頭一開，馬上就會涓涓不絕地流出來，你不用它的時候，它依然是在高山上盈盈滿滿地能養人性命，滋潤萬物的活水。所以我認為“創作慾”這個名詞應當改為“創作能”。

●詩人與哲人

“從來還沒有一個人可以成為偉大的詩人而不同時是一個聰明睿智的哲人的。”這是英國詩人古樂瑞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所說的一句話。原文中的Philosopher我把它翻成“哲人”而不翻成“哲學家”，道理很顯明。哲學家有他分析事、理的一套大學問、大理論；哲人則有他一雙瞭亮的眼睛，一個精密的頭腦，和一副慈愛的心腸。前者罕能創作出動人的詩篇來，後者卻能情理交融有如清泉一般汨汨不停地貢獻他的才華與摯情。

●怨而不怒

“哀而不傷”“怨而不怒”就我所知西方寫詩、讀詩、論詩、評詩的人“極少”甚或是“絕無”把詩的作用提高到這個近乎個人修養與移風化俗的境界來。宋儒朱熹在《論語集註》中解釋《論語》中所記載的孔子的話“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說：“興——感發志意；觀——考見得失；群——和而不流；怨——怨而不怒。”至於“哀而不傷”則更是寫詩的人內心中所深深體會，時時醒覺，而不斷

地切實領悟的。

●歲寒三友

“松竹梅”歲寒三友的意象，數十年一直想介紹給西方詩壇，但惜格格不入。松，只有聖誕松、馬尾松；竹，很少人認識；梅，見果而不見花，更無論花之清芬遠致。想西方對中國詩有深一點的認知，仍是大不易事。

下面是我寫梅花的一首詩：

冰冰雪雪寒冬，勁幹疏枝紅絨，不待春雷乍響，已自安排東風。

像這樣的一首詩，西方人是無從領會到其中的“寄托”的。

●詩人手中的火把

詩人手中的筆是他的火把。用過火把在夜裡走路的人，纔能體會出黑暗與光明。

●詩人的筆

螢幕擴大了我們的視野，資訊擴充了我們的知識，生存在二十世紀末的人，享受許許多多前人所未曾有過的感官方面的享受。可是我們現有的文字是否能道出我們在性情方面的感覺，一如宗教中的先知指示出人類可能遭遇之未來，至今仍在激發(Challenge，我不喜歡用“挑戰”這個翻譯名詞)我們呢？使用文字的人，特別是詩人，下筆的前後，都有慎思、明辨的必要。

詩路漫長

◎氣如虹

我定居鳳凰城已三年了。鳳凰城！衝口而出蠻有詩意；鳳凰城！聲音入耳充滿中國氣息，有一陣陣文藝風味。住下來，才發覺不是那麼回事。稍感滿意的，是見到還有人替中文報紙寫寫文章，沙漠之州尚存漢學文化，證明吾道不孤。

有位朋友無意中知道我有訂閱《新大陸》，他變成哥倫布：“這個時代，這個地方，你竟然有閒心看這乏味的東西？”來到新大陸，看看《新大陸》，我以為沒有什麼不妥。朋友大唱反調，他說他幾年前曾經看過這刊物，詩人一大籮，所發表的詩篇很多很多，大都生硬晦澀，不好誦讀，不明所指，猜個謎語比它還有趣。他勸我不要“晒心機，捱眼睏”，留些精神幹別的有意義工作更好。

他有他的道理，我有我的立場，各有自由。憑良心說，翻開《新大陸》，裡面一首首的，一篇篇的，確確實實我未必完全曉得欣賞。有的似懂非懂，有的莫名其妙，有的一頭霧水，有的會心微笑……總之無所謂，舊時陶淵明就是“好讀書，不求甚解。”我呢？偷閒讀詩不求解。喜歡時多讀幾遍，哪首覺得美好的，仔細唸唸，哪句認為含蓄的，稍作推敲；不喜歡時，管它什麼詩文，把書頁合攏一丟，左眼也不去瞅睬，何必操心？

這位朋友譏諷我年老學吟詩，費時失事。他以為我到了這鳳凰城，無聊得發慌纔去閱讀什麼現

代詩的玩意。他還指出，在阿利桑那這個州，像散文句式又難於理解的詩，不受普羅大眾歡迎，至少沒有幾人能懂得欣賞。他哪裡知道，讀詩寫詩一直是我的嗜好，並非現在纔探討摸索，說起來，我走上詩的道路相當漫長。

回頭一望，匆匆數十寒暑，詩路茫茫！由越南來到美國，走過每段路途，瀏覽每種景況，真有無限感慨。對詩，我像走到七丫路口，面前條條大道都有不同景觀，一時眼花繚亂，以探索的心態去嘗試，走進走出，左兜右轉，樂不可支。起初所接觸到的，似乎全是康莊大道，璀璨輝煌，令人嚮往；及後碰到的，愈來愈覺得崎嶇不平，朦朧模糊。

我對這位朋友解釋，我童年時代就喜歡詩，那是受先父薰染，他老人家最喜歡朗誦《詩經》，興起時便放大喉嚨吟唱：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童年家貧，先後去過玻璃廠和餅乾廠當童工，那個時代，收音機屬於奢侈品，工人皆以唱歌吟詩來作工閒消遣，有時邊做邊唱，天天如是。於是，屈原的《離騷》，《三國演義》中曹氏父子的名句，民間流傳的唐詩、宋詞，甚至粵曲歌詞，時刻充塞我的耳朵，印入腦海，令我不知不覺走上詩的路段。

讀書期間，接觸到以白話文為主的新詩體，又大開我眼界。有位同學更提供好意見，叫我買份《萬國晚報》參考其中〈學燈〉的作品，學投稿。創作、投稿、發表是當時生活的三部曲；越南、台灣、香港是當年三條文壇公路。自己曾經走過，留下足跡，留下詩意，好興奮！那段歲月，

不知天高地厚，沾沾自喜，過癮之至。

現在談起，老顏有愧。初時欣賞的，不是什麼名人作品，全部是報紙文藝副刊登載的年輕人習作。記得我最先讀到的詩篇，以區劍鳴與絲絲愁的較多。那時區劍鳴的詩都押韻，易讀，他有一首好像叫〈緬懷〉的詩，竟引起我執筆寫了一首〈英雄美人〉，刊登於台灣《越南僑生》；絲絲愁的作品則擺脫韻律，很有創意。而另一位殘絲文友，我很感激她，在初起步欠缺信心的階段，她曾不斷來信給我鼓勵。

跟著下來，越南文壇的作品已不能滿足我了，我開始閱讀台灣的文藝刊物和各種詩集，接觸到余光中、吳望堯等人的作品。有一年《亞洲日報》三週年紀念徵文，我的一首長詩〈讓我來為你歌頌吧，亞洲！〉獲得紀念獎，真高興！詩之路多姿多采，令人神往，我的腳步不停向前邁進，隨著時代的更替，愈走愈遠，也愈多歧路。其中出現的一條是現代詩，這條路崎嶇朦朧，不少人勇敢衝過去，我感到迷茫，於是卻步。

在這段時間裡，讓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一次大家為了紀弦的〈戀人之目〉而爭辯不休。當然，凡是這類辯論，永遠沒有結果，藝術不同算術，算術有一定答案，藝術無固定標準。為現代詩而惹起筆戰，不止在越南，香港、台灣亦時有發生。原因很簡單，不少現代詩採極端抽象的語句，或將文字作圖案般堆砌，讀者不明不白，提出質疑，便引起爭論。

我對詩的觀念始終如一，還是

喜愛朗朗可誦，詞藻優美，押些韻腳的詩。我寫詩很少毫無押韻的，儘管別人譏笑我古板、幼稚，不夠現代，甚至寫的不是詩！

“建屋道旁”，來往人等指指點點是常有的事；一首詩發表了，批評指責、稱讚欣賞，兼而有之。這些時候，我會加以檢討、改良和學習，但我仍然保持自己的風格。詩是心靈的創作，性情的宣洩，每個人都有權選擇自己合適的類型。所以，在越戰被逼從軍的那幾年，我在軍中的創作，發表在《遠東日報》以及香港《當代文藝》的詩篇，也保持音韻鏗鏘的風格。我也嘗試創新，寫些擯棄音韻、摸不著頭腦之作，詩成後，讀來讀去，很感陌生，似乎不是自己所出產。為了適應潮流，失去自我，何苦來？

我總覺得，詩雖然在創作上比較精緻，在表達上比較優雅，給人特殊印象。然而，詩並非高超神聖，跟所有文體一樣，都是個人思想、感情的作品。只是體裁不同，形式互異，實際上各有千秋，不應過份視為超然文學。古人說：“詩言志”，簡單俐落。《詩經》集的風雅頌，是民間生活的寫照，內容平凡現實。詩最盛的唐代，光芒萬丈，照耀古今，詩句裡都能反映出作者的心境，社會的動態。翻開學生字典，詩的解釋，可能只有短短幾個字：“韻文的一種”。不錯，詩本來就是這麼簡單。

詩，可以作更詳細的解釋。但我不同意故弄玄虛，刻意抽象化，形成高不可攀、深不可測的模樣。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有所謂“詩禮傳家”，詩禮既然可以傳家，詩和禮都應該溶入日常的

生活中，是平易近人，是大眾化，而不是隔膜難明，超然世外，令人望而生畏。

中國人過去特別喜歡詩，詩人備受尊重，是因為許多詩篇道出了大眾的心境，獲得共鳴。詩句優美，聲韻和諧，朗朗可誦。詩已經溶匯進中國人聚居的社會，在日常生活的交際言談中，開口吐出詩句而不自知的，十分普遍。古人作詩，既然能傳頌不朽，現代人寫現代詩，也應該有更佳表現。更佳表現，不是強調抽象奧秘，而是要獲讀者領會共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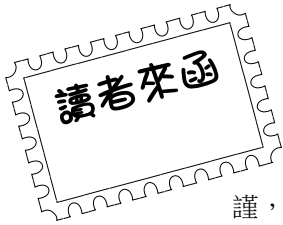
就這樣，我在詩道路上保持自己一貫的風格，由滿懷高興的起步，踏過荊棘泥濘，停停歇歇，至今已四十多年。回望往昔，真有無限感慨。最黑暗的日子，應該是越共解放南方後的頭十年，華人與華文遭逢浩劫，受到前所未有的限制，整個越南只有一份華文版《西貢解放日報》，那是越南共產黨的黨報，一切報道、評論、採訪以及文藝版的作品，要依循政策和路線下筆，把社會主義吹捧得令人起雞皮疙瘩。一名越南詩人的作品，獲編入學生教材，有這麼兩句：列寧是在俄國，／但我覺得非常越南！我沒有資料查究越南詩人的“非常越南”和台灣詩人的“非常希臘”誰先誰後，總記得學生們讀到這句詩便禁不住笑起來，“非常越南”！他們停頓俄頃，然後帶著諷刺與不屑的語氣再唸一遍。

那段日子，華人都計劃逃亡，沒幾人有興趣閱讀那份報，舊日的文友更不願執筆寫違心之言。幸好，越南在1986年便開始革新思維，掀起批評與自我批評運動。我不知這是真神還是假鬼，但

憋了整整十年，實在無法忍受了，遂不顧後果，寫了一篇〈向華文報與文藝版進一言〉，指出報紙不應為了政策而欺騙讀者的弊端。估不到獲得報社重視，在第一版以專欄形式發表，華人讀者甚感意外，整個社區精神大振。其後我應報社編委會之邀，參加了該報的文藝隊伍，而舊文友相繼復出，將刻板而標語化的缺點掃除，恢復朝氣。接著排除萬難出版《堤岸文藝》書刊，又開闢以刊登現代詩為主的《桂冠文藝》版，一切得以逐步改善。

越華文壇沒有在這大變動中沉沒，華人文藝漸漸復興。我為自己盡了力量而高興，能重拾筆桿實在不易。然而復筆後卻惹起華運（華人共產黨的最高機構）的注意，經過調查，發現我曾於1974年在香港《當代文藝》發表長篇連載〈征途摭拾〉，是個拿槍桿反抗人民革命的偽軍，遂不許華文報發表氣如虹的文章。不過報社編委為豐富園地，維持華文進展，仍勸我以其他筆名來發表，若有人挑剔，報社願負責。

無論碰到什麼障礙，我仍愛讀詩寫詩。詩路漫長，崎嶇不平，我照樣走著。只不過，現在我熱愛詩的心情，欣賞多於創作。沒有詩興，我不創作，勉強下筆，寫出來的詩便大打折扣。不過，在九十年代初，冬夢從香港回越南探親，並為《詩》雙月刊籌組越南詩輯，他力邀我也寫一首。那時我毫無靈感，鑒於盛情難卻，便先行找點資料。我拿起詩刊參閱，原本那個大大的《詩》字，我竟然看成“十一寸之、口”，也順勢以此為題，塗抹了幾行，濫竽充數地在該詩刊發表了。



新大陸主編先生：

謹，

我是中國一個普通的詩歌愛好者，讀過幾期貴刊，深感你們的選稿標準嚴謹，審美視覺獨特，一些發表的詩作很有味道。可惜第57期評介欄下的〈中國有人？中國無人！〉一文給人以“煞風景”的感覺。作者佑子先生由於對數年前一場正常文化討論中不同意見的不滿，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了粗俗謾罵的語言，明顯表示出對大陸同胞的敵視情緒，這種作法不僅會傷害大陸同胞的感情，而且不利於兩岸文化的正常交流。雖說作者應該自負文責，但這種文字在貴刊上發表，也不免令人遺憾。我想《新大陸》編輯同人也未必贊同佑子先生的狹隘心理，更會希望《新大陸》在華人世界擁有更多的讀者和作者，因此不揣冒昧，投稿一篇，敬希得到編輯部的指正。

文化能夠這樣交流嗎？

——與佑子先生商榷

●曉明

我是一名詩愛好者，今年五月的一個週末，在朋友家中見到幾本華文詩刊《新大陸》。出於廣泛的興趣，我翻閱了其中一些內容。一篇署名“佑子”題為〈中國有人？中國無人！〉的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從表面看，這篇文章是作者以同行（里爾克詩翻譯者）的身份對大陸出版的《里爾克詩選》進行評論，似乎屬於中國兩岸文化的一種交流，應當說是頗有意義的。但是，作者在文章中語言之刻薄、偏見之深厚、文風之粗劣又不像是在進行文化交流，文中使用了“臭文章”、“餵食”、“劣筆”、“狗屁”等等絕不像出自文化人之口的用語，進而把謾罵、諷刺的鋒芒指向與評論主題無關的人士，如魯迅、大陸的青年詩人、大陸的一般翻譯家，以至發出“中國無人”的叫嚷，實在令人感到失望、驚訝，甚至對作者的動機或精神狀態產生懷疑。

海峽兩岸因歷史原因分開已有半個世紀，到了二十一世紀，同

為華夏子孫的人們可以而且應當消除隔閡，互相尊重地進行溝通，事實上兩岸文化文學界也早已有了這類令人鼓舞的溝通，不知這位作者佑子先生何以還擺脫不了以往陳腐的敵對態度，非要以討伐和謾罵的方式來對待大陸的同行不可。我不熟悉佑子先生，但從他的文章猜到，他該是六十開外的人了。作為後學，我應對佑子先生尊一聲“前輩”，但不知這位前輩是如何對我們這些年青年人進行言傳身教的！

佑前輩說“中國無人”，不知這是什麼意思，如果僅僅是指德語文學知識的傳播，據我粗知，中國大陸有不少對德語文學造詣精湛的研究者，例如已去世的馮至、錢鍾書、徐梵澄等先生都是蜚聲海內外的大學者，現在健在的還有田德望、錢春綺等教授、學者，難道這些專家在佑前輩眼中都不存在嗎？後學還想請教一下佑前輩：您老人家算不算是中國人呢？如果算是，“中國無人”的說法是不是也否定了您自己

？如果您不是一位中國人，而是一位非中國人，那您對中國的人物與事情（例如大陸近二十多年對於世界文學的介紹、翻譯和研究）又知道多少呢？難道您“聽說”來的事情就都是真的？難道您就是靠“聽說”治學麼？

佑前輩還說里爾克“與無產階級沒什麼關連”，因而對中國大陸的出版社組織翻譯，向民眾介紹里爾克嗤之以鼻。其實我不必細說很多“與無產階級沒什麼關連”的世界名著早已在大陸翻譯出版，只想請教佑前輩，里爾克既然是世界名詩人，為什麼作為世界一部份的大陸讀者就不能去了解里爾克呢？這位名詩人在什麼時候自己聲明過他是屬於“這個世界”，不是屬於“那個世界”，只有一些人能讀他的書而另一些人則不可以呢？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今天，真正的封閉是不存在的，東西文化的進一步交融本來就是一種自然趨勢。中國人讀里爾克、譯里爾克、出版里爾克本來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佑前輩對此感到詫異和不滿，是不是說明他自己很“封閉”，而且以自己的“封閉”為榮呢？

從佑前輩這篇文章的開頭來看，好像是他對里爾克一句詩的譯法（“時間彎身……”），曾被

讀者來函

大陸一位里爾克詩譯者表示過不同意見，而他對這個不同意見產生了反感和憤怒，才終於寫出了這篇謾罵式的批評。我不懂德語，但聽一些精通德語的教授談，“時間彎身……”這個譯法確實是對於德語原作的誤譯，或者可以說，也算是佑前輩所嘲笑的“死譯硬譯”的一個例子。究竟是不是這樣，我想台灣、美國也有不少德語文學專家，他們肯定會對這個學術問題的是與非作出正確和公允的判斷。如果這些專家也認為“時間彎身……”是誤譯，佑前輩是不是還會惱羞成怒，謾罵其他一些為他糾正錯誤的什麼人呢？但是，從文章中可以讀出，佑前輩原來對海峽彼岸的人們就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偏見，我不想妄斷前輩與彼岸有過什麼歷史恩怨，但以為如果將個人恩怨、個人偏見引入文化交流，恐怕文化也就不再是文化了。進行文化探討，只有以誠相待才會收到真正的良好的效果；即使在學術問題上存在不同的看法，那也是自然的正常的現象。通過討論得到共識固然很好，意見不能一致，各自保留看法也沒什麼大不了。如果佑前輩真誠致力於華語翻譯與詩創作的改進和提高，不論對大陸哪一位學者的作品提出善意的批評意見，我相信前輩的意見都會受到歡迎的。據我所知，大陸德語界一直是很樂於與台灣德語界交流的。但對不同意見者破口大罵，完全喪失一個學者的風度，那就很難談什麼文化交流了。也許佑前輩看到這裡，仍然堅持原來的“橫蠻”態度，甚至訓斥我：“我才不屑於跟你交談什麼文化呢！”那當然我也就無話可說了。

2000年5月

編輯先生：

《新大陸》第58期(6.2000)，張索時〈詩與象徵〉一文，作者從德文譯了歌德的詩劇《浮士德》內的最後一詩，是頗有創作性的譯法。美國華人中懂德文者不多，於德國文化對中國的影響，特別是在清末民初德國據有青島時期，不像於英美甚至俄國對中國的影響那樣注意。因此我想在拙函內指出和談談詩內一個重要的德國詞匯給大家參考一下：那就是Gleichnis，德英字典內譯為Likeness parable，類似中文的比喻、寓言或格言，張氏譯為“象徵”，我也曾經看過有人在英譯本內用Symbols（象徵）一字，也有人譯作Reflections（反映）、Projection（投射），各行各業的人對該字的見解不同，這包括哲學家、文學家、科學家和心理學家。

發現無意識(Unconscious)的心理學泰斗弗洛伊德曾獲得歌德文學獎，而他的助手榮格也曾獲得慕尼黑市文學獎。他們認為心理投射Psychological projection才適合，榮格並進一步研究象徵。我想，對學者而言，唯有象徵才能

產生思考作用。所以我認為張氏的譯法有創作性。

報載華人旅美物理學家王利軍在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發現了超光速，較目前的光速快了三百倍！不管將來有沒有人證明王的理論和工作，光速可能不是最快的速率。但是人的思考比什麼都快，否則不可能想出超光速的存在。歌德所說的不朽的女性Das Ewig-Weibliche在德國文化社會內鬧出很多笑話，尤其是在咖啡店內閒談的過街者，瑞士心理學家稱之為“阿尼瑪”(Anima)。

阿尼瑪來自拉丁文，原意是“魂”。榮格說“人的無意識當中，通過遺傳方式留存了女人的一個集體形象，借助於此，人得以體會到女性的本質，‘阿尼瑪’是一種原始模型Archetype形式。”這個不朽的女性形式包括聖母、觀音（在集體無意識的大眾文化的投射，有時電影明星及政治人物，或者某人的小老婆也會出現和阿尼瑪相似的人物！）《新大陸》第58期第9頁，紐約詩人李斐的詩〈軍荼利尼之花園〉內談及的阿尼瑪將這個象徵描述得特別生動，增加了我閱讀張索時譯詩的興趣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意義。

讀者劉耀中敬上2000年6月5日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 \$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坡坡坡坡坡坡坡

◎劉耀中

——記美國詩人埃德加·愛倫·坡

美國詩人埃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是一位短篇小說大師。生於1809年，卒於1849年，短短四十年的生命，為人們留下了不少使人難以忘懷的作品。他擅長刻劃人物，以描寫怪誕的心理現象取勝，而其故事情節又以渲染恐怖的氣氛著稱。尤其其他的推理手法，成為現代偵探和推理小說的先驅。例如世界聞名的偵探小說作家柯南·道爾(Coonan Doyle)塑造的大偵探歇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就是受坡的影響。柯南是愛丁堡皇家醫學院的學生，他的老師是著名的外科醫生約瑟夫·貝爾(Dr. Joseph Bell)博士，貝爾富有玄妙的演繹技巧，細緻微妙的觀察力和科學的推理方法，能判斷出他病人的職業、習慣和經歷。他就是福爾摩斯的原型。柯南在五年的學醫過程裡，積累了大量的素材，緊隨坡之後，成了舉世聞名的作家。所以說坡的作品是後來這一類小說的先驅和楷模，是當之無愧的。

愛倫·坡的母親伊麗莎是一位走紅的優伶，不幸嫁給一個在劇場討生活的普通人，婚姻未能維持長久，丈夫就棄家而去了。伊麗莎廿四歲病故，扔下三個無依的孩子。幸好有一個叫愛倫的菸草商收養了坡，因為愛倫的夫人欣賞坡的聰明伶俐，雖然沒有辦理正式的領養手續，卻視坡為己出，倍加呵護。愛倫基於對妻子的疼愛，愛屋及烏，允許坡沿襲他的姓氏，所以坡的全名是：埃

德加·愛倫·坡。

坡重獲母愛，童年幸福，隨其養父母到英國居住。六歲至十一歲的五年裡，是在英國古典學院接受教育。那時正值英國浪漫主義盛行的時代，拜倫、濟慈和雪萊等大師的詩，就像今日的流行歌曲一樣膾炙人口。聰穎的坡受到那種文藝風氣的薰陶，使他回到美國費城讀書時，很不習慣，大有鶴立雞群，曲高和寡之勢。

而且，不幸的事又發生了，愛倫夫人逝世後，愛倫續了弦，坡和養父愛倫的感情日益疏遠。愛倫強調坡應有獨立的精神，強迫他去西點軍校接受正統教育，引起坡的反感，生活放縱，賭博輸錢，尋找刺激，在軍校時常無故缺席而遭校方譴責，被迫退學。這些全是假以顏色，以示反抗他的養父。

與此同時，坡的詩作已初露鋒芒，發表了〈帖木兒〉(Tamerlane)和其他的詩。1831年，坡開始寫劇本和短篇小說了，並且在費城一個雜誌社當主筆。由於坡兩次失去母愛，所以在他的作品中，常常帶有孤兒的憂傷，甚至和養父愛倫的不睦也常流露在字裡行間。但他也喜歡應用字母來紀念養父，用A和L紀念Allen，如Annabel Lee而把他的Poe加上Tic成為Poetic（詩意）。

1836年，廿七歲的坡和他十三歲的表妹維吉尼亞(Virginia)結了婚。並把他的小姑媽接來同住。姑媽的愛代替了他失去的母愛。1845年左右，他們移居紐約。出

版了他著名的詩《烏鴉》，使他飲譽詩壇。同時擔任百老匯雜誌的主編，並創辦自己的雜誌。可惜盛譽和財富並沒有成為正比，他仍然是一個“醉貓和窮鬼”。維吉尼亞於1847年死於肺結核，她和坡婚後的十一年，只扮演了童婚的角色，那首Annabel Lee就是為維吉尼亞的死而寫的。

維吉尼亞去世後，坡交過幾個女朋友，都是柏拉圖式的感情。曾和美國著名女詩人海倫·惠特曼訂過婚，海倫是一個被母親嬌慣的孩子，母親不喜歡坡，加上坡討厭那些“超驗派”的人物，如愛默生和索洛等人，所謂的“波士頓的藍襪子”。坡認為他（她）們都不是真實主義者，缺少美感。他也不喜歡朗非羅，稱他為“文盜”，因為朗非羅剽竊了愛默生的作品。他把波士頓視為“青蛙池”。正因為坡把海倫·惠特曼也歸納到“超驗派”裡，所以沒有結婚就離開了。

坡在妻子病故後，只活了兩年，由於平日嗜酒，造成酒精慢性中毒，而於1849年的十月裡與世長辭，葬在美國東部馬里蘭州的巴爾摩的城。而每逢二月十九日他生日那一天，就有一個神秘的人，身穿黑外衣，頭戴便帽，手持一瓶白蘭地和三枝玫瑰，放在坡的墓上，以祭奠這位作家，四十五年來從未間斷。

在坡的最後兩年中，他完成了《詩的原則》、《寫作的哲學》、《失竊的信》、《黑貓》等作品。其中《寫作的哲學》是敘述

他的詩《烏鴉》的寫作背景。為什麼挑選一個美女的死亡為主題，以及他的寫作技巧，如何採用推理法，配合音樂做為刺激讀者的原素。

他的作品《失竊的信》是他的推理小說的典型代表作，值得在此介紹：這是一個秋天刮風的昏暗傍晚，一個巴黎警察局長向他的兩個朋友講述的一件正在偵查的“既簡單又離奇”的案件：皇后正在起居室裡展讀一封來信時，皇帝進來了，她想收藏已來不及，只好若無其事地，大大方方的把信放在桌上。這時又有一個大臣走進屋裡，他認出寫信人的筆蹟，加上皇后失態的神情，他猜到了個中的隱秘。於是在談罷公事後掏出一封信，拆開來向皇帝皇后讀了信中一些內容，把它放在皇后的信旁。臨走之前把皇后的信放進口袋，而留下他那封無關緊要的信，就這樣巧妙而大膽地偷走了皇后的信，而皇后也只有敢怒而不敢言地眼睜睜地看著大臣的偷竊。從此大臣掌握了皇后的把柄，隨時可以進行要挾。皇后情急之下，只好找警察局長幫忙，但警察局長偵查了三個月，甚至找了個借口，像攔路強盜般搜大臣的身，仍一無所獲。

坡將警察局長的平庸刻劃得栩栩如生：吹噓自己精明謹慎，卻時時露出馬腳；案情簡單，而且透露出有巨額獎金，卻遲遲不能破案。“一個月後，警察局長再去拜訪這兩個朋友時，其中一個曾建議把大臣住宅再徹底搜查一遍的叫迪班的說：‘你給我開一張五萬法朗的支票，簽完字，我就把那封信給你。’警察局長驚訝之餘，驗明正是自己踏破鐵鞋

無覓處的信後，拔腿就去向皇后領功去了。”

原來迪班分析案情以及大臣膽大狡猾的個性後，不再重蹈警察局長的覆轍，戴著墨鏡登門拜訪。一邊和大臣談話，一邊從墨鏡後仔細觀察大臣的客廳，終於被他發現了一個卡片架上放著一封又髒又破的給大臣的信，信封上好像是女人的手筆。大臣素來愛整潔，為什麼會保留這麼一封骯髒而破爛的信呢？無疑地，這一定是一封偽裝過的信，信封裡面正是迪班要找的東西。迪班不動聲色地向大臣告辭，卻故意留下了自己的手杖。第二天以取手杖為名，又登門造訪，就在刻意和大臣談他感興趣的話題時，窗外突然一聲槍響，大臣趨往窗前向外張望之際，迪班趁機把信掉了包，換上一封自己在頭天夜裡仿製得十分逼真的假信。不用說，外面那個放空槍，引起大臣注意的人，是迪班花錢買通的。

二十世紀影響了結構主義，因而產生了德希達的解構方法的法國新弗洛伊德派的心理學家拉康(Lacan)對《失竊的信》很欣賞，並對此進行研究，把這篇作品當作精神分析的楷模。他認為坡的作品是給現代心理學影響的先鋒。在精神分析學中，弗洛伊德說過“失言”的作用，從“失言”中可以發現潛意識裡埋藏的秘密。十九世紀的坡能運用他的心理學去寫作，自有其獨到之處。

佩服坡的，不只拉康一個。十九世紀中葉，法國詩人波多雷譯了坡的作品後，視坡為神明，每天早上祈禱後，必然也為坡祝福。波多雷的態度也影響了藍波。一個偶然的機會，年青的馬拉梅

在巴黎書店裡遇到波多雷，居然就被他洗了腦，為坡宣傳了一輩子。從此之後，坡在法國聲名大振，又影響了德國詩人里爾克，因而也間接地影響了弗洛伊德和拉康。

凡事都有兩面，有褒則有貶，有人贊成，就有人反對。坡是一個工作狂，在他短短的一生中，不斷地和其他文人爭吵，互相攻擊，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特點。美國建國後不久，在內戰爆發前，文化和經濟的矛盾，以及受到歐洲文化的沖擊。坡不是超論派的人物，但有人說他是超論派。他不像美國的作家霍桑(Hawthorne)、思想家梭羅(Thoreau)、麥露紐(Melville)、惠特曼(Whitman)、馬克吐溫、亨利詹姆斯等人，他似乎是一個偉大的影子，遮住了整個的文藝界。

坡和美國著名女詩人艾米麗·狄更生是同一時代的人物。斯時英國文化支配著新大陸，一葉障目，只看眼前小事而忽視真實的理性，一味追求形式。他們不看美國文化的主流，只著眼外觀，因而坡才能引起法國文藝界的注意。如果沒有波多雷、馬拉梅和華萊理對坡的吹捧，坡在文藝界也許不會有如此的名聲。其實坡的詩並非佳作，他夢想能追上雪萊和拜倫，但由於他的詩作過份地利用心理學，就如同柏拉圖一樣，把詩寫成了哲學一樣枯燥的東西。故此D.H.勞倫斯罵坡為吸血鬼，像弗洛伊德解決不了自己的矛盾，才轉移向神話。

雖然如此，但坡的詩作和理論以及怪誕的心理和偵探小說，卻吸引了眾多讀者，打開了現代文藝的大門，從浪漫派而演變成象

徵派，起了重大的影響。更不可否認的，他是十九世紀的文藝天才，與波多雷同是現代主義，為藝術而藝術的先驅，雖然他們也跑不出自己的迷宮。

坡的詩常常諷刺美國北方的文藝，所謂Yankee文藝，因而得到南方文藝界的擁護，把他當成“南方的波旁皇族”(Southern Bourbon)。他的一生，是美國建國傳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他的夢魘，紐約的地道，全反映在克雷思的詩作內，坡只不過是英國浪漫詩人柯爾雷基的傳媒而已。嚴格地說，坡是理論家，多於是一個詩人，艾略特說他像一片黑雲不斷地飄過來，遮蓋了詩人的眼睛。他的作品傾向黑暗。

歌德說過，古典主義才是健康的，浪漫主義是病態。坡從這個病態導致現代主義的精神分裂，則後現代主義就更加悲觀了。

台灣詩人向明先生在他的《客子光陰詩卷裡》一書，談到坡的時候說：“坡在他的《詩的原理》裡面說過幾句有關作詩的理論，他認為一首詩的稱號，是由於它以靈魂的升華作為刺激，詩的價值和這種刺激是成正比的。他又認為根據心理學的規律，一切刺激都是短暫的。詩必需予人以刺激，才配稱為一首詩。他反對二十行以上的詩，也就是作者寫一首詩，和讀者讀一首詩，都不能超過二十行，他認為這是人本能對詩的接受力。坡所說的刺激，也就是詩所能給我們的享受。強烈的感受，才能帶來刺激。不完整的語言、未經錘鍊的語言是不會給人刺激的。”

坡的怪誕和花草與幾何形之錯綜圖式的小說確實能給人以刺激

，也同時帶來了所謂“後現代藝術”。恐怖詩如〈烏鴉〉、懷舊的如〈安娜妲利〉和〈海上之城〉都改編成了恐怖的電影。無論怎麼說，坡都是電視大眾文化中受歡迎的巨人。他是第一個舊金山的“花孩子”，比時代早了一百多年。在〈海上之城〉中他寫道：“貌似巨人的死神在高高的塔上，向下俯瞰”。顯示著美國文化向西發展到舊金山的驕傲。西方文化要橫跨太平洋，視覺與東方融合，包括日本的血戰場。

中國在統一的口號下，要清楚地看看文藝的演變，而且要借鑑於十九世紀的美國。坡的文藝思想敵人是北美的愛默生，他們兩個人代表著美國靈魂的分裂，沒有調和而演出殘酷的內戰。今日中國的詩作，也有像坡的一派，那是文化發展的典型。筆者認為向明的現代詩話裡，表達出來的核心詩觀，是受了坡的影響。我們且看看向明這些短短詩話的題目：〈一個師父一道符〉、〈此馬非凡馬〉、〈詩是一切藝術的最高境界〉、〈詩與酒〉、〈有媽媽的味道〉、〈視覺的杞憂〉、〈詩人作秀〉、〈現代和後現代〉、〈想像力的飛昇〉、〈知己知彼〉、〈詩必須予人以刺激〉、〈快樂的日子就會到來〉、〈眾醉獨醒〉、〈客子光陰詩卷裡〉。在這篇短文〈現代和後現代〉內，我們看到了向明內心的矛盾，他不可能接受台灣某雜誌鼓吹的後現代主義！向明希望艾略特在他的《荒原》裡的預言不要成真。後現代文化，是帝國資本主義跨國發展而產生的消費社會，導致台灣文化的混亂和糾紛。向明之所以接受坡的詩觀，是

由台灣世界出發，看到詩人乃文化的最後保衛者。

中國詩人採用坡的技巧，顯然沒有意識到美國現代詩作的一雙黑手，其實就是愛默生和坡。筆者一向強調，中國詩人的詩觀，切勿接受西方文化的零星碎片，而是要對他們全盤估價。當代的西方世界的有識之士，已意識到西方文化資源瀕臨枯竭，因此後現代主義的文化呈現的另一現象，並非如向明所見的傳統價值的崩潰，而是西方過度真實的苛求，致使西方文化價值崩潰。台灣是中西文化接觸的焦點，受了西方歪風的影響，產生社會上的不良現象，正如美國西岸加州的好萊塢文化，輸入到香港和台灣。

中國的詩，自古以來，從理論到實踐方面，遠遠地凌駕於西方之上。也許在廿一世紀時，能居領先地位。希望中國詩人不要走向自戀主義、享樂主義、死慾、刺激感官和奇形怪狀的崇拜，則筆者深信中國在政治與文化方面必獲統一。

像坡這一類的詩人，雖然有很豐富的創作幻想，但是他不是主流詩人，只停留在供西方卜滋華階級欣賞的作品上。坡的思想似乎未臻成熟，但是當代詩評泰斗，耶魯大學派的哈路·布魯姆(Harold Bloom)卻稱他為邪教教皇，將他的名字Poe改成Pope(教宗)；最近出版的一部名為《坡坡坡坡坡坡坡》的傳記，以七個坡字為題，反映出他是一個難被人忘懷的詩人。

我期望中國當代詩人向光明的道路上前進，千萬不要沉溺在西方的黑暗中，成為文化戰爭彈片下的詩人。

詩訊

●澳大利亞華文詩人心水、婉冰伉儷今年六月初抵洛杉磯探親，舊金山詩人劉荒田及西雅圖詩人千瀑則分別於六月中和七月下旬到洛杉磯旅遊。他們在逗留期間，都曾與《新大陸》詩友們歡聚。

●原《新大陸》名譽編委林建中散文集《人在金山》，經於今年四月在舊金山正式出版。

●詩人洛夫定居加拿大後，繼去年爾雅版詩集《雪落無聲》，今年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洛夫世紀詩選》。

●第五屆國際華文詩人筆會將於今年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四日在中國廣西桂林召開。主辦者為：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政府及國際華文詩人筆會。此間多位詩人皆已接獲邀請。桂林風景秀麗、環境優美，筆會期間又適值中秋佳節，預料將是一次高層次的國際華文詩人交流的盛會。

●詩人犁青為科索沃而寫的一本詩集《科索沃1999》經已出版。詩集印刷精美，內附南國內戰孤兒的畫作多幅。

●澳大利亞文學雜誌《原鄉》2000年第六期出版，並為第七期徵稿。該刊海外訂閱及投稿地址是：P. O. Box 200, Kingsbury, 3083, VIC, Australia。電子郵箱：ouyangyu@hotmail.com。

新大陸世紀詩獎 得獎名單

由《新大陸》詩刊舉辦，著名詩人洛夫、秀陶、非馬、張錯評選的新大陸世紀詩獎得獎名單揭曉。得獎者依次為：首獎李雲楓（作品〈鏡像〉）、第二名西渡（作品〈為螳螂而寫的一首詩〉）、第三名達達（作品〈讓我們回到從前〉）。另佳作獎共九名，分別為：馬蘭、巫昂、巴音博羅、梁為民、魯鳴、海上、陳晨、田原、雲陽。

得獎作品、評審辦法及評審經過、作者簡介、短評等將於十月號《新大陸》詩刊創刊十週年紀念號上全部發表公佈。

獎狀、獎金、獎章亦將於本名單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寅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絃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另代訂購：非馬詩集：《微雕世界》及《Autumn Windows》；黃伯飛《抒情短詩精選》。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